

南史演義

四

商務印書館
發行

南史演義目錄

- | | | |
|-----|---------|---------|
| 第一卷 | 晉室將亡廊廟亂 | 宋家應運帝王興 |
| 第二卷 | 劉寄奴滅寇立功 | 王孝伯稱兵受戮 |
| 第三卷 | 楊佺期演武招婚 | 桓敬道興師拓境 |
| 第四卷 | 京口鎮羣雄聚義 | 建康城僞主潛逃 |
| 第五卷 | 扶晉室四方悅服 | 伐燕邦一舉蕩平 |
| 第六卷 | 東寇乘虛危社稷 | 北師返國靖烽烟 |
| 第七卷 | 除異己暗襲江陵 | 翦強宗再伐荆楚 |
| 第八卷 | 任諸將西秦復失 | 行內禪南宋聿興 |
| 第九卷 | 廢昏庸更扶明主 | 殺大將自壞長城 |
| 第十卷 | 急圖位東宮不子 | 緩行誅合殿弑親 |

- | | | |
|-------|---------|---------|
| 第十一卷 | 誅元凶武陵正位 | 聽逆謀南郡興兵 |
| 第十二卷 | 子業凶狂遭弒逆 | 鄧琬好亂起干戈 |
| 第十三卷 | 計身後忍除同氣 | 育螟蛉暗絕宗祧 |
| 第十四卷 | 輔幼主道成懷逆 | 殉國難袁粲捐身 |
| 第十五卷 | 沈攸之建義無成 | 蕭紹伯開基代宋 |
| 第十六卷 | 縱敗禮宮闈淫亂 | 臣廢君宗室摧殘 |
| 第十七卷 | 救義陽蕭衍建績 | 立寶卷六貴爭權 |
| 第十八卷 | 行亂政外藩屢叛 | 據雄封衆士咸歸 |
| 第十九卷 | 蕭雍州運籌決勝 | 齊寶卷喪國亡身 |
| 第二十卷 | 寶寅潛逃投北魏 | 任城經略伐南梁 |
| 第二十一卷 | 停洛口三軍瓦解 | 救鍾離一戰成功 |
| 第二十二卷 | 築淮堰徒害民生 | 崇佛教頓忘國計 |

- | | | |
|-------|---------|---------|
| 第二十三卷 | 伐東魏淵明被執 | 納叛臣京闕遭殃 |
| 第二十四卷 | 羊侃竭忠守建業 | 韋粲大戰死青塘 |
| 第二十五卷 | 跛奴背誓破臺城 | 諸王歛兵歸舊鎮 |
| 第二十六卷 | 陳霸先始興建義 | 王僧辨江夏立功 |
| 第二十七卷 | 侯景分尸懲大惡 | 武陵爭帝失成都 |
| 第二十八卷 | 魏連蕭管取江陵 | 齊納淵明圖建業 |
| 第二十九卷 | 慕狡童紅霞失節 | 掃餘寇興國稱尊 |
| 第三十卷 | 廢伯宗安成篡位 | 擒王琳明徹立功 |
| 第三十一卷 | 張麗華善承寵愛 | 陳後主恣意風流 |
| 第三十二卷 | 陳氏荒淫棄天險 | 隋兵鼓勇下江南 |

南史演義第四冊

玉山杜 綱草亭編次

門人譚載華校訂

雲間許寶善穆堂批評

第二十五卷

侯景背誓破臺城

諸王歛兵歸舊鎮

話說侯景軍食既足。志在背盟。謀臣王偉力勸之。以爲去必不克。於是數帝十失。上啓於朝。其略云。

竊惟陛下。踵武前王。光宅江表。躬覽萬幾。劬勞治道。刊正周孔之遺文。訓釋眞如之祕奧。人君藝業。莫之與京。臣所以踴躍一隅。望南風而嘆息也。豈圖名與實爽。聞見不同。今爲陛下陳之。陛下與高氏通和。歲踰一紀。必將分災恤患。同休共戚。寧可納臣一介之使。貪臣汝穎之地。便絕和好。夫敵國相伐。聞喪則止。匹夫之交。託孤寄命。豈有萬乘之君。見利忘義若此者哉。其失一

也。臣與高澄。既有仇讎。義不同國。陛下授臣以上將。委臣以專征。臣受命不辭。實思報效。而陛下欲分其功。不使臣擊河北。遺庸懦之貞陽。任驕貪之胡趙。裁見旌旗。鳥散魚潰。紹宗乘勝。席卷渦陽。使臣狼狽失據。妻子爲戮。斯實陛下負臣之深。其失二也。韋黯之守壽陽。衆無一旅。魏兵凶銳。欲飲馬長江。非臣退保淮南。勢未可測。既而邊境獲寧。令臣作牧此州。以爲蕃捍。方欲勵兵秣馬。剋申後戰。陛下反信貞陽。謬啓復請通和。臣頻諫阻。疑閉不聽。反覆若此。童子猶且羞之。况在人君。二三其德。其失三也。夫畏懦逗留。軍有常法。所以子玉小敗。見誅於楚。王恢失律。受戮於漢。今貞陽以帝之猶子。而面縛敵庭。實宜絕其屬籍。以擊征鼓。陛下憐其苟存。欲以微臣相易。人君之法。當如是哉。其失四也。懸瓠大藩。古稱汝穎。臣舉州內附。羊鴉仁無故棄之。陛下曾無嫌責。使還居北司。鴉仁棄之不爲罪。臣得之不爲功。其失五也。臣在壽春。祇奉朝廷。而鴉仁自知棄州。內懷慚懼。遂啓臣欲反。使臣果反。當有形迹。

何所徵驗。誣陷頓爾。陛下曾不辨究。默而信納。其失六也。趙伯超任居方伯。惟知漁獵百姓。韓山之役。女妓自隨。裁聞敵鼓。與妾俱逝。以致隻輪莫返。其罪因誅。而納賄中人。還處州任。伯超無罪。功臣何論。賞罰無章。何以爲國。其失七也。臣御下素嚴。裴之悌助戍在彼。憚臣嚴制。遂無故遁歸。又啓臣欲反。陛下不責違命離局。方受其浸潤之譖。處臣如此。使何地自安。其失八也。臣歸身有道。罄竭忠規。每有陳奏。恆被抑遏。朱异等皆明言求貨。非利不行。臣無賄於中。恆被抑折。其失九也。鄱陽之鎮。合肥與臣鄰接。臣以皇室重臣。每相祇敬。而臣有使命。必加彈射。或聲言臣反。陛下不察。任其見侮。臣何以堪於此哉。其失十也。所陳十失。切中梁武之病。但不應出自賊口耳。臣是以興晉陽之甲。亂長江而直濟。願得升赤墀。踐文石。口陳枉直。指畫臧否。誅君側之惡臣。清國朝之秕政。則臣幸甚。天下幸甚。

帝覽表。且慚且怒。城中以景違盟。舉烽鼓譟。復詔援軍進兵。先是閉城之日。男

女十餘萬。擯甲者二萬餘人。被圍既久。人多身腫氣急。死者什八九。乘城者不滿四千人。率皆疲病。橫尸滿路。不及瘞埋。國勢危如累卵。而柳仲禮身爲都督。唯聚妓妾在營。置酒作樂。君父在難。酒色是樂。可謂全無人心。諸將日往請戰。不許。安南王駿說邵陵曰。城危如此。而都督不救。其情可知。萬一不虞。殿下何顏自立於世。今宜分軍爲三道。出其不意攻之。可以得志。綸不能從。柳津遣人爲仲禮曰。君父在難。不能竭力。百世之後。謂汝心爲何。仲禮亦不以爲意。帝嘗問津賊勢若何。對曰。陛下有邵陵。臣有仲禮。圍何由解。帝爲之淚下。中丞沈浚憤賊背盟。請至景所。責以大義。帝遣之。浚見景。問之曰。軍何不退。景曰。今天時方熱。軍未可動。乞且留京師立效。浚發憤責之。景怒。拔刀相向。曰。我斬汝。浚曰。負恩忘義。違棄詛盟。固天地所不容。沈浚五十之年。常恐不得死。所何爲以死相懼耶。足令仲禮輩愧死。徑去不顧。景以忠直捨之。於是決石闕前水。百道攻城。晝夜不息。丁卯城陷。賊衆皆從城西入。永安侯確力戰不能却。乃排闥入見帝云。城已陷。帝安臥不動。

曰。猶可一戰乎。對曰。衆散矣。帝嘆曰。自我得之。自我失之。亦復何恨。因謂確曰。汝速去語汝父。勿以二宮爲念。且慰勞在外諸軍。確泣而退。俄而景入城。先遣王偉入文德殿奉謁。帝命左右褰簾開戶引偉入。偉拜呈景啓。帝問景何在。可召來。景遂入見。以甲士五百人自衛。稽顙殿下。典儀引就三公榻。帝神色不變。問曰。卿在軍中。無乃爲勞。景不敢仰視。汗流被面。又問卿何州人。而敢至此。妻子猶在北耶。景皆不能對。任約從旁代對曰。臣景妻子。皆爲高氏所屠。惟以一身歸陛下。帝又問初渡江有幾人。景曰。千人。圍臺城幾人。曰。十萬。今有幾人。曰。率土之內。莫非己有。帝俛首不言。景卽退。復至永福省見太子。太子亦無懼容。侍衛皆驚散。惟中庶子徐摛。舍人殷不害侍側。景傲然登階。摛謂景曰。侯王當以禮見。何得如此。景乃拜。須知禮亦足。以服賊。太子與言。又不能答。景退。謂其黨曰。吾嘗跨鞍對陳。矢刃交下。而意氣安緩。了無怖心。今見蕭公。使人自慙。豈非天威難犯。吾不可以再見之。於見悉撤兩宮侍衛。縱兵入宮。盡掠乘輿服御宮人以出。

使王偉守武德殿。于子悅屯太極殿堂。矯詔大赦。自加大丞相。都督中外諸軍事。旋命石城公大款。以帝詔解外援軍。柳仲禮召衆議之。邵陵王曰。今日之命。委之將軍。仲禮直視不對。裴之高王僧辨曰。將軍擁衆百萬。使宮闕淪沒。正當悉力決戰。以贖前愆。何用躊躇。仲禮竟無一言。諸軍見其無戰意。乃各引兵還鎮。柳仲禮及其弟敬禮、羊鴉仁、趙伯超、並開營降。仲禮入城。先拜景而後見帝。帝不與言。退見其父津。津慟哭曰。汝非我子。何勞相見。不忠不孝萃於一身是日景燒內積尸。病篤未絕者。亦聚而焚之。庚子。詔征鎮牧守。各復本任。朝臣皆還舊職。初。臨賀王正德與景相約。平城之日。不得全帝與太子。故臺城一破。正德卽率衆揮刀入宮。那知景已使人守定宮門。斥正德曰。侯王有命。擅入者斬。正德悚然而退。越一日。景令正德去帝號。遷爲侍中。大司馬入朝於帝。正德入見。拜且泣。帝曰。噉其泣矣。何嗟及矣。正德自後常懷怨恨。未幾。景殺之。助賊爲亂卽死賊手天之報惡人亦賊說巧矣且說帝爲侯景所制。心甚不平。怒氣時形於色。一日。景欲以宋子仙爲司

空。帝曰：調和陰陽，安用此物？景又請以其黨爲便殿主帥，帝不許。景不能強，心甚憚之。太子入見，泣且諫曰：宗廟存亡，皆係景手，願少忍之。帝曰：誰令汝來？若社稷有靈，猶當克復，如其不然，何惜一死而事流涕爲？梁武帝到感不弱一日忽見省中，有驅驢馬帶弓箭，出入往來者，帝怪之，問左右曰：往來者是何人？直閣將周石珍曰：侯丞相甲士。帝大怒，叱石珍曰：是侯景，何謂丞相？左右皆懼。是後帝有所求，多不遂志，飲食亦爲所裁節，憂憤成疾。五月丙辰，帝臥淨居殿，口苦，索密不得，再呼荷荷而殂。昔日英雄在而乃至此年八十六，廟號高祖。景聞帝崩，祕不發喪，遷殯於昭陽殿，使王偉、陳慶迎太子於永福省，如常入朝。太子嗚咽流涕，不敢泄聲。殿外文武皆莫之知。辛巳，發高祖喪，升梓宮於太極殿。是日太子卽皇帝位，羣臣朝賀，改元大寶，是爲簡文帝。侯景出屯朝堂，分兵守衛，誥敕詔令皆代爲之。帝拱默而已。六月丁亥，立宣城王大器爲太子，封皇子大心等七人皆爲王。以郭元建爲北道行臺總督，江北諸軍事，鎮新秦，却說景愛永安侯確之勇，常置

左右確曲意承合。使景不疑。時邵陵王綸在郢州。潛遣人呼之。確曰。景輕佻。一夫力耳。我欲手刃之。尙恨未得其便。卿還語家主。勿以吾爲念。一日景遊鍾山。確與偕行。見一飛鳥。景命射之。一發鳥落。又一鳥飛來。確彎弓持滿。欲射景。箭將發而弦忽斷。景覺其異。因叱曰。汝何反。確曰。我欲殺反者。而天不助我。命也。

景遂殺之。

同爲賊殺比正德之
死直有天淵之隔

時東吳皆有兵守。景遣于子悅侯子鑒等東略

吳郡。所將兵甚少。新城戍主戴僧遇有精兵五千人。說太守袁君正曰。賊今乏食。臺中所得不支一旬。若閉關拒守。立可餓死。願公勿附於賊。無如郡人皆恤身家。恐不能勝。而資產被掠。爭勸君正迎降。君正於是具牛酒出郊以迎子悅。子悅執之。而掠奪財物子女。東人大悔恨。庸人不悟沈浚避難東歸。與吳興太守張嶷合謀拒景。時吳興兵力寡弱。嶷又書生。不閑軍旅。或勸嶷效袁君正。以郡迎降。嶷嘆曰。袁氏世濟忠貞。不意君正一旦隳之。吾豈不知吳郡既歿。吳興勢難久全。但以身許國。有死無二耳。及子鑒軍至。嶷率衆與戰。敗還府。整朝服。

坐堂上。賊至不動。子鑾執送建康。景嘉其守節。欲活之。嬸曰。吾參任專城。朝廷傾危。不能匡復。今日速死爲幸。景猶欲存其一子。嬸曰。我一門已在鬼錄。不就爾虜求生。語極激烈景怒。盡殺之。并殺沈浚。可謂死得其所又賊將宋子仙攻錢塘。戴僧遇降之。遂乘勝至會稽。時會稽勝兵數萬。糧仗山積。東人徵侯景殘虐。咸欲拒之。而刺史南郡王大連。朝夕酣飲。不恤士卒。軍事悉委司馬留異。異隱與賊通。遂以衆降。大連被執。送之建康。猶醉不之知。帝聞之。引帷自蔽。掩袂而泣。於是三吳盡沒於景。景志益驕。下令採選吳中淑女。收入府中。有容貌出衆者。教之歌舞。以資聲色之樂。賊黨有言溧陽公主之美者。景卽入宮。逼而見之。時溧陽年十四。芳姿弱質。果有沉魚落雁之容。景一見。不勝驚喜。回顧左右曰。我初以正德之女爲美。今觀公主之色。正德女不足數矣。因向溧陽曰。公主深宮寂寞。此間無可快意。不如隨吾回宮。共享榮華。與公主偕老何如。溧陽羞慚滿面。低聲應曰。承大王不棄。妾之願也。溧陽不堪景大悅。遂購小輿。載之以歸。是夕。召集羣臣。

大排筵宴。以慶新婚。酒闌之後。與公主攜手入房。共效于飛之樂。可憐嬌花嫩蕊。狼藉於跛奴之手。帝聞之。封景爲駙馬。景益喜。三月三日。景請帝禊宴於樂遊苑。暢飲連日。還宮後。景與公主共據御牀。南面並坐。文武羣臣列坐侍宴。越日。又請駕幸西州。帝御素輦。侍衛寥寥。景甲士數千。翼衛左右。帝聞絲竹之音。悽然泣下。酒半酣。景起舞。亦請帝起舞。帝亦爲之盤折。可憐宴罷。帝攜景手曰。我念丞相。景曰。臣亦念陛下。且臣得尙公主。則與陛下爲至親。陛下苟無異志。臣亦寧有變心。請與陛下設誓可乎。帝從之。因與帝登重雲殿。禮佛爲誓云。自今君臣兩無猜貳。共保始終。蓋景欲娛公主意。故與帝盟也。當是時。江南連年旱蝗。江揚猶甚。百姓流亡。相與采草根木葉菱芡而食。死者蔽野。富貴之家。衣羅綺。懷金玉。俯伏牀帷而死。此皆平日奢淫之報千里絕煙。人迹罕見。白骨成聚。如邱隴焉。而景殘酷益甚。立大碓於石頭城。有犯法者。輒擣殺之。常戒諸將曰。破柵平城。當盡殺之。使天下知我威名。故諸將每戰。專以焚掠爲事。斬刈人如草芥。以資

戲笑。又禁人偶語。犯者刑及外族。爲其將帥者。悉稱行臺。來降附者。悉稱開府。其親寄隆重者。曰左右廂公。勇力兼人者。曰庫直都督。今且按下不表。再說湘東王繹。字世誠。高祖第七子也。初高祖夢一眇目僧。執香爐至殿前。口稱托生皇宮。徑往內走。高祖夢覺。而後宮適報皇子生。名之曰繹。少患眼疾。遂盲一目。高祖憶前所夢。彌加寵愛。及長。好學不倦。博極羣書。高祖常問曰。孫策在江東立業。年有幾。對曰。十七。高祖曰。正是汝年。遂封湘東王。出爲荊州荆史。其在荊州。軍書行檄。文章詩賦。點毫立就。常曰。我韜於文字。愧於武夫。人以爲確論。性好矯飾。多猜忌。有勝己者。必加毀害。忌劉之遴才學。使人鳩之。如此者甚衆。才居

如此豈是帝王之量是妃徐氏。有美色。嗜酒好淫。性又酷妬。見無寵之妾。便交杯接坐。纔覺有娠者。卽手加刀刃。以王眇一目。每知王將至。必爲半面粧以俟。王見。則大怒而出。王好讀書。卷籍繁多。每不自執卷。令左右更番代執。晝夜無間。以故左右出入無忌。妃擇其美者。常與之淫。有季江者。美姿容。尤爲妃愛。季江每嘆曰。植

直狗雖老。猶能獵。蕭深陽馬雖老。猶駿。徐娘雖老。猶尙多情。又有賀徽者。年少而貌美。妃常往普賢寺禮佛。遇之心動。卽令寺尼招之入內。遂與之私。意甚慊。書白角枕爲詩。互相贈答。後事露。繹欲殺之。以其生世子方等。不忍。乃盡殺其所私者。而幽之後宮。更作蕩婦秋思賦以刺之。其詞曰。

蕩子之別十年。倡婦之居自憐。登樓一望。惟見遠樹含煙。平原如此。不知道路幾千。天與水兮相逼。山與雲兮共色。山則蒼蒼入漢。水則涓涓不測。誰復堪見鳥飛。悲鳴隻翼。秋何月而不清。月何秋而不明。況乃倡樓蕩婦。對此傷情。於時露萋庭蕙。霜封階砌。坐視帶長。轉看腰細。重以秋水文波。秋雲似羅。日黯黯而將暮。風騷騷而渡河。妾怨迴文之錦。君悲出塞之歌。相思相望。路遠如何。髻飄蓬而漸亂。心懷愁而轉嘆。愁縈翠眉。歛啼多紅粉。漫已矣哉。秋風起兮秋葉飛。春花落兮春日暉。春日遲遲猶可至。客子行行終不歸。

世子方等見之。知爲其母作也。且慚且懼。原來方等有俊才。善騎射。臺城被圍。

繹停軍郢州。獨遣方等帥步騎一萬。援健康。每戰親犯矢石。以死節自任。編纂生
子賢及宮城陷。繹還荊州。方等亦收兵還。甚得衆和。湘東始歎其能。又修築城柵。
 以備不虞。既成。樓雉相望。周遮七十餘里。湘東見之大悅。然方等以母故。恆鬱
 鬱不樂。嘗著論以見志云。

人生處世。如白駒過隙耳。一壺之酒。足以養性。一簞之食。足以怡形。生在蓬蒿。死葬溝壑。瓦棺石槨。何以異茲。吾嘗夢爲魚。因化爲鳥。當其夢也。何樂如之。及其覺也。何憂及之。良由吾之不及魚鳥者遠矣。舉手動觸。搖足恐墮。若使吾終得與魚鳥同遊。則去人間如脫屣耳。

又嘗謂所親曰。吾豈愛生。但恐死不獲所耳。今且按下慢講。且說其時賊據建業。兇勢滔天。然方收集三吳。未遑經營江北。故京師雖破。外鎮猶強。荊州則湘東王繹。襄陽則岳陽王詵。湘州則河東王譽。信州則桂陽王慥。益州則武陵王紀。而鄱陽鎮合肥。邵陵據郢州。唯荊州地居形勝。兵力最強。特推爲督府。各受

節制。

日疑情當形勢當

而湘東疑忌宗室。每與諸王不睦。先是大清三年。河東王譽移鎮

湘州。前刺史張纘。恃其才望。輕譽少年。迎侯有闕。譽怒。頗陵蹙之。纘恐爲所害。

輕舟夜遁。與湘東有舊。欲因之以殺譽兄弟。

小人謀

乃奔江陵。求昵於繹。恰值

桂陽王。將還信州。欲謁督府。停軍以待。纘因說繹曰。河東岳陽。共謀不逞。欲襲

荊州。桂陽留此。欲應譽督。湘東信之。遂殺慥。諸王由是。不服。其後督糧於湘州。

譽怒曰。各自軍府。何忽隸人。使者三返。譽竟不與。繹怒。欲伐之。世子方等請行。

繹乃給兵三千。使之往討。譽出兵拒之。戰於麻溪。方等匹馬陷陣而死。

雖以戰死實因

死母湘東聞之。怒曰。河東敢殺吾子。此仇必報。乃命大將鮑泉。率騎一萬進討。王

僧辯起竟陵之衆助之。刻日就道。僧辯因竟陵部下未盡至。欲俟衆集。然後行。

求緩日期。繹疑僧辯觀望。按劍厲聲曰。卿憚行拒命。欲同賊耶。今唯有死耳。因

斫僧辯。中其左髀。悶絕倒地。

亦非特

久之方蘇。卽下於獄。泉在旁。震怖不敢言。

僧辯母聞之。徒行至宮。流涕入謝。自陳無訓。伏地求免。繹意解。賜以良藥。故得

不死。泉獨將兵擊湘州。但未識湘州果得勝否。且聽下回分解。

侯景反覆小人。而又機變詭譎。其歸梁而畔。明者早已知之。梁武以天挺之姿。壯時何等英邁。乃老而昏憤。但知佞佛。不惜民生。至呼荷荷而殂。哀哉。簡文爲景所制。悲笑由人。真是雖生猶死。設諸鎮兄弟。合力同心。以誅侯景。何愁不克。乃湘東心懷猜忌。小人乘此播弄。弟兄叔姪。互相殘賊。以致一敗塗地。可恨可憐。當爲千秋炯戒。

第二十六卷

陳霸先始興舉義

王僧辯江夏立功

話說鮑泉師至湘州。河東王譽引軍迎之。連戰皆敗。退保長沙。鮑泉圍之。譽告急於岳陽王督。督與左右謀曰。欲解長沙之圍。不如去伐江陵。江陵破。則其圍自解。乃留參軍蔡大寶守襄陽。自帥精騎二萬二千。來伐荊州。繹大懼。遣左右就獄中問計於僧辯。僧辯具陳方略。繹乃赦之。以爲城中都督。先是督至江陵。作十三營以攻之。會大雨。平地水深四尺。督軍氣沮。繹將杜岸。請以五百騎襲

襄陽。則此圍自解。繹許之。岸乃晝夜兼行。去襄陽三十里。城中始覺。蔡大寶奉督母龔太妃登城拒戰。城得不破。督聞之。懼根本有失。連夜棄營遁去。江陵始安。却說鮑泉圍長沙。久不克。湘東怒之。以王僧辯代爲都督。數泉十罪。泉聞僧辯來。愕然曰。得王竟陵來助。賊不足平矣。拂席待之。僧辯入營。背泉而坐。曰。鮑郎。卿有罪。令旨使我鎖卿。卿勿以故情見期。乃宣繹命。鎖之床側。令自作啓。以謝淹緩之罪。上呈湘東。湘東怒解。遂釋之。譽復求救於邵陵王綸。綸欲救之。而兵糧不足。乃致書於湘東曰。

從來天時地利。不如人和。況乎手足股肱。豈可相害。今社稷危恥。創巨痛深。唯應剖心賞膽。泣血枕戈。其餘小忿。或宜容貰。若外難未除。家禍仍構。料古訪今。未或不亡。夫征戰之理。唯求克勝。至於骨肉之戰。愈勝愈酷。捷則非功。敗則有喪。勞兵捐義。虧失多矣。痛心切侯景之軍。所以未覩江外者。良爲藩屏盤固。宗室強密。弟若陷洞庭。不戢兵刃。雍州疑迫。何以自安。必引魏軍以

求形援。如是則家國去矣。唯望解湘州之圍。存社稷之計。幸甚幸甚。

繹得書。全不動念。復書於綸。但陳河東過惡。罪在不赦。且曰。臨湘且平。暮便返旆。綸見之。以書投地。慷慨流涕曰。天下之事。一至於此。湘州若敗。吾亡無日矣。且說繹既不從綸言。命王僧辯急攻長沙。辛巳克之。遂斬河東王譽。傳首江陵。繹反其首而葬之。以僧辯爲左衛將軍。斯時岳陽聞譽死。恐亦不能自存。乃遣使求援於魏。請爲附庸之國。後湘東又遣柳仲禮鎮竟陵以圖之。岳陽益懼。乃遣妃王氏及世子寮爲質於魏。乞出兵以擊仲禮。果應郡時魏宇文泰正欲經略江漢。得督來附。甚喜。乃命楊忠爲都督。擊仲禮以援督。忠選騎二千。銜枚夜進。大敗仲禮於漂頭。獲其子弟。盡俘其衆。仲禮狼狽遁歸。於是義陽安陽竟陵三郡守將皆以城降。漢東之地。盡入於魏。忠遂乘勝進逼江陵。湘東大懼。遣舍人庾恪說忠曰。督來伐叔而魏助之。何以使天下歸心。如不助督。願以次子方略爲質。乞和。大國。楊忠許之。繹乃與忠盟於石城。曰。魏以石城爲封。梁以安陸

爲界。請同附庸。并送質子。質遷有無。永敦鄰好。忠乃還。却說邵陵王大修鎧仗。將討侯景。湘東惡之。使僧辯帥舟師一萬。東趣江郢。聲言迎綸。還荆。授以湘州。其實襲之。軍至鸚鵡州。綸以書責僧辯曰。將軍前年殺人之姪。今歲伐人之兄。而不聞一矢一旅。加之於賊。以此求榮。恐天下不許。言極痛切僧辯送其書於江陵。繹命進軍。綸料不能敵。乃集麾下於西園。涕泣言曰。我本無它志。在滅賊。湘東嘗謂與之爭帝。遂爾見伐。今日欲守則糧儲交絕。欲戰則取笑天下。不容無事受縛。當於下流避之。麾下爭請出戰。綸不從。自倉門登舟北出。僧辯入據郢州。繹以世子方諸爲郢州刺史。王僧辯爲領軍將軍。綸奔汝南。遣使請降於齊。欲圖安陸。爲西魏將所殺。郢陵局結時鄱陽王在湓城。見宗室相殘。亦以憂死。由是賊未亡。而梁之宗室已死亡過半矣。後人有詩譏湘東曰。

君父之讎甘共天。

摧殘骨肉劇堪憐。

詩書萬卷雖能讀。

忘却風人唐棣篇。

今且按下不表。且說一代將終。必有一代開基之主。應運而興。方天監二年。梁業正當隆盛。而代梁有天下者。已生世上。其人姓陳。名霸先。特筆提出爲霸先。代梁張本。字興國。小字法生。吳興長城下若里人。漢太邱長陳實之後。世居潁州。實七世孫。達。爲長城令。愛其山水。遂家焉。嘗謂所親曰。此地山川秀麗。當有王者興。二百年後。我子孫必鍾斯運。越八傳。至文讚。遂生霸先。少時儻有大志。不事生產。既長。愛兵書。多武藝。身長七尺五寸。日角龍顏。垂手過膝。嘗遊義興館於許氏。夜夢天開數丈。有朱衣四人。捧日而至。納之於口。及覺。腹中猶熱。霸先因自負。然困於貧賤。雖有冲天之志。無從施展。一日閒坐在家。聽見門前車馬聲喧。走出視之。乃是新喻侯蕭映。爲吳興太守。今日走馬到任。映坐輿中。望見霸先。形貌非常。心甚異之。因呼左右問其姓名而去。明日便邀霸先到署。談論竟日。益嘆服。指謂左右曰。此人胸藏經天緯地之才。濟世安民之略。他日所就。正未可量。及映爲廣州刺史。遂引霸先爲參軍。令招集士馬。訓練武勇。境內賊寇。無不

摧滅。先是交州刺史蕭諮，以殘刻失衆心。土豪李賁，連結數州強勇，同時造反。臺軍討之不克。賊將杜天合、杜僧明，進寇廣州。晝夜苦攻，州中大恐。時霸先在外爲遊軍，率其衆，卷甲兼行以救之。屢戰屢捷。天合中流矢死。賊衆大潰。僧明乞降。霸先愛其勇，收爲偏將。廣州以安。蕭映乃詳列其功，奏於朝。帝深異焉。授爲直閣將軍。遣畫工圖其容貌而觀之。英雄初次建功，傾動人主。霸先益自激勵。其年冬，蕭映卒。詔以霸先爲交州司馬，與刺史楊暕南討李賁。暕見霸先麾下士卒勇敢，器械精利，喜曰：「能剋賊者，必陳興國也。」悉以軍事委之。時值蕭勃爲定州刺史，相遇於西江。勃知衆憚遠行，勸暕勿進。暕意猶豫。霸先謂暕曰：「交人叛亂，罪由宗室諸侯，不恤人民，以致亂靡有極。定州復欲昧利目前，不顧大計。節下奉辭伐罪，故當死生以之。豈可畏憚宗室，輕于國憲。今若違詔不前，何必交州討賊。問罪之師，卽有所指矣。」暕從之。於是勒兵鼓行而進。軍至交州，賁衆數萬，據蘇歷江口立柵，以拒官軍。霸先爲前鋒，所向摧陷。賁大敗，遁入典徹湖。其地已

屬屈獠界。衆軍憚之。是夜江水暴起七丈。奔注湖中。霸先乘流先進。衆軍鼓譟而前。賊衆大潰。遂擒李賁。斬之。傳首京師。以功除振遠將軍。西江督護。時太清元年也。明年。侯景寇京師。霸先卽欲率兵入援。會廣州刺史元景仲陰與賊通。將以廣州附賊。霸先知其謀。乃集義兵於南海。馳檄以討景仲。景仲窮蹙自縊。霸先乃迎蕭勃鎮廣州。又值蘭裕等作亂。始興十郡皆從之。反。勃令霸先討之。悉擒裕等。勃因以霸先監始興郡事。興國在廣之方。已有功。霸先乃厚結始興豪傑。同謀赴難。郡人侯安都、張偲各率千餘人來附。霸先皆署爲將。及義軍將發。蕭勃遣使止之曰。侯景驍勇。天下無敵。前者援軍十萬。士馬精強。然而莫敢當鋒。遂令羯賊得志。君以區區一旅。將何所之。況聞嶺北王侯。又皆鼎沸。河東桂陽。相次屠戮。岳陽邵陵。親尋干戈。以君疎外。詎可暗投。未若且住始興。遙張聲勢。保太山之安也。霸先泣謂使者曰。僕本匹夫。荷國厚恩。往聞侯景渡江。卽欲赴援。遭值蘭裕作亂。梗我中道。今京都覆沒。主上蒙塵。君辱臣死。誰敢愛命。君侯體

則皇枝任重方岳。不能摧鋒萬里。雪此寃痛。遣僕一軍。猶賢乎已。乃更止之乎。僕行計決矣。非詞說所能止也。乃遣使問道往江陵。受湘東節度。星夜進兵。至大庾嶺。忽有一軍擋住去路。霸先出馬。高聲喝道。何處兵馬。敢阻吾勤王之師。話猶未絕。只見對陣中。旗門開處。冲出一將。高聲答道。吾乃南康郡大將蔡路養也。奉蕭使君之命。教我把守在此。不許一人一騎放過嶺北。你是陳興國。莫想過。且還始興去罷。霸先大怒道。誰爲我擒此賊。杜僧明一馬冲出。只見路養身邊。閃出一員小將。年約十二三。手持大捍刀。身騎高頭馬。迎住僧明便戰。槍來刀往。鬪至數十合。不分勝負。霸先暗暗喝采。便將鞭梢一指。大衆一齊殺上。敵軍披靡。一時大潰。路養脫身竄走。小將落後不能去。遂執而訊之。姓蕭。名摩訶。乃路養妻姪。侯安都愛其勇。收而養之。於是義軍進頓南昌。且說南昌一路。水道最艱。舊有二十四灘。灘多巨石。往來行旅。皆畏其險。霸先軍至。灘水暴漲數丈。三百里間。巨石皆沒。舟行如駛。一日遂達西昌。天空無雲。有龍天矯水。

濱長五丈。五采鮮耀。軍人觀者數萬人。莫不嘆異。又軍嘗夜行。咫尺難辨。獨霸
先前後。若有神光照之。數十步外。並得相見。親將趙知禮。怪而問之。霸先笑而
不答。由是遠近聞之。皆歸心焉。今且按下霸先起兵。再講侯景既集東吳。復思
西侵。探得諸王侯。同室操戈。互相屠滅。不勝大喜。遂自加宇宙大將軍。都督六
合諸軍事。以詔文呈帝。帝驚曰。將軍乃有宇宙之號耶。然不敢違。卽其號授之。
景乃命任約將兵三萬。進寇西陽武昌。恰值寧州太守徐文盛募兵數萬。請討
侯景。可義嘉勇湘東以爲秦州刺史。使引兵東下。與任約遇於武昌。約不虞文盛兵
至。初不爲備。文盛進擊。大破之。斬賊將數員。約狼狽走。喪亡不可勝計。明日文
盛進擊。又大破之。景聞任約敗。大怒。遂自帥衆西上。攜太子大器從軍。留王偉
居守建康。自石頭至新林。戰船千艘。舳艫相接。行至中途。任約來謝喪師之罪。
景曰。叢爾賊何畏。汝看我破之。至西陽。與文盛夾江築壘。文盛曰。景自恃無敵。
必有輕我心。若不先挫其鋒。必爲所乘。於是策勵將士。乘其初至攻之。士皆死

戰。殺其右丞庫狄式和。景大敗。

文盛此舉差強人意

退營五十里。集諸將問計。諸將請再

戰。克之。景曰。彼氣方銳。戰未可必。吾聞郢州刺史蕭方諸。湘東少子。不闇軍旅。

吾以輕兵襲之。可虜而獲也。得江夏。文盛在吾圍中。彼且奔走不暇矣。諸將皆

曰善。乃使宋子仙任約。帥輕騎四百。由淮內襲郢州。

文盛全不隄防亦是勇無謀

却說方諸

年十五。以行事鮑泉和弱。常狎侮之。或使伏於床中。騎其背爲馬。恃徐文盛在

近。不復設備。日以蒲酒爲樂。丙午。大風疾雨。天色晦冥。有登陴望見賊者。走告

鮑泉。泉曰。徐文盛大軍方勝。賊何因得至。當是王珣軍人還耳。蓋珣率江夏兵

五百。從文盛在外也。旣而告者益衆。始命閉門。而子仙等已馳入城。霎時殺進

府中。方諸猶踞泉腹。以五色綵辮其髻。見子仙至。方諸迎拜。泉匿牀下。

此等人使守重

鎮不敗何待

子仙見有五色綵。拖出牀外。俯而窺之。乃鮑泉也。有綵辮在髻上。衆大

笑。遂殺之。江夏已拔。景乘便風。中江舉帆。遂越文盛軍。入江夏。文盛軍聞之。不

戰而潰。文盛逃歸江陵。王珣以家在江夏。降於景。先是湘東以王僧辯爲大都

督帥王琳杜龔等東擊景。軍至巴陵。聞郢州已陷。因留戍之。湘東乃遣僧辯書曰。賊旣乘勝。必將西下。不勞遠擊。但守巴邱。以逸待勞。無憂不克。又謂僚佐曰。景若水步兩道。直指江陵。此上策也。據夏首。積兵糧。中策也。悉力攻巴陵。下策也。巴陵城小而固。僧辯足可委任。景攻城不拔。野無所掠。暑疫時起。食盡兵疲。破之必矣。乃命羅州刺史徐嗣徽。兵自岳陽往。武州刺史杜崱。兵自武陵往。共助僧辯拒景。却說景在郢州。停兵三日。留其將丁和守之。使宋子仙將兵一萬爲前驅。趣巴陵。又遣任約將兵一萬。聲言直擣江陵。親率大兵。水步並進。於是緣江城戍。望風皆潰。將次巴邱。僧辯乘城固守。偃旗臥鼓。寂若無人。景遣輕騎至城下。問城內守將爲誰。答曰。王領軍。騎曰。何不早降。僧辯使人對曰。大軍但向荊州。此城自當非礙。騎去。旣而執王珣至城下。使說其弟王琳出降。琳曰。兄受命討賊。不能死難。曾不內慚。反來誘我。取弓射之。珣慚而退。景令軍士肉薄攻城。百道俱進。城中鼓譟。矢石雨下。賊死甚衆。乃退。僧辯又遣輕兵出戰。凡十

餘返所向皆捷。景怒，親自披甲乘馬，在城下督戰，呼聲動天地。僧辯緩服乘輿，奏鼓吹巡城，景望之，服其膽勇。臨敵不懼再說湘東，聞任約西上，遣蕭惠正將兵拒之。惠正謝不能舉，胡僧祐自代。僧祐時坐忤旨繫獄，繹卽出之，拜爲武猛將軍，引兵前往。戒之曰：賊若水戰，但以大艦臨之，必克。若欲陸戰，自可鼓棹直就巴邱，不須交鋒也。僧祐受命而行，軍次湘浦。任約帥銳卒五千，據白塔以待之。僧祐由他路而上，約謂其畏已，率衆追之。及於芋口，約呼僧祐曰：吳兒何不早降，走何所之？僧祐不應。潛引兵至赤沙亭，會信州刺史陸法和，引兵亦至。相見大喜。原來法和有異術，先隱於江陵百里洲，衣食居處，一如苦行沙門。或豫言吉凶，多中。人莫能測。方景之圍臺城也，或問之曰：事將如何？法和曰：凡人取果，宜待熟時。不據自落。固問之。法和曰：亦克亦不克。及聞約向江陵，請於繹曰：願假一旅，生擒此賊。繹乃遣之，使助僧祐。法和至，遂與僧祐合軍。是時任約自恃其強，全不以敵軍爲意。戒左右曰：速攻之，勿使逸去。遂直抵赤沙亭。法和謂僧

祐曰。今日進戰。賊必敗走西北。可伏數十騎邀之。其帥可擒也。吾與將軍嚴陣待之。戒令軍士勿爲遙射。俟賊至柵前。聽吾鼓聲而起。寥寥數語僧祐從之。臨戰。任約鼓譟而至。僧祐法和伏不動。賊拔柵而入。中軍鼓聲忽起。於是萬衆齊奮。爭先衝擊。賊遂大潰。任約自出掠陣。以率退卒。不能止。見敵軍紛紛殺來。只得單騎走西北。果遇伏兵。束手就縛。是役也。賊兵死亡殆盡。收獲資糧。器械無數。景聞之不敢進。留宋子仙丁和守郢城。焚營夜遁。任約執至江陵。叩頭乞降。願殺賊立效。以贖前愆。釋下之於獄。爲下復拜僧辯爲征東將軍。兼尙書令。胡僧祐等皆進位號。使進復江夏。陸法和請還江陵。既至。謂湘東曰。侯景自然平矣。蜀寇將至。請往禦之。蜀寇謂武陵王紀也。乃引兵屯峽口。伏下武說僧辯進攻郢州。辛酉。克其羅城。斬首千級。賊退據金城。四面起土山攻之。宋子仙窮蹙。乞輸郢城。身還建康。僧辯譌許之。給船百艘。以安其意。子仙信之。浮舟將發。僧辯命杜龕帥精勇千人。攀堞而上。鼓譟奄進。以樓船截其去路。子仙

且戰且走。至白楊浦。大敗。遂與丁和同時就擒。僧辯皆斬之。遂頓軍尋陽。以爲克復之計。却說景方遁時。戰艦前後相失。太子船入樅楊浦。船中腹心。皆勸因此入北。太子曰。自國家喪敗。志不圖生。主上蒙塵。寧忍遠離左右。吾今若去。乃是叛父。非避賊也。因流泗嗚咽。卽命前進。遂返建康。父在不荷免再講景克京師。常言吳兒怯弱。易以掩取。當須拓定中原。然後爲帝。故不急急於篡位。及兵敗而歸。猛將多死。不復以天下爲意。專與溧陽公主日在溫柔之鄉。曲盡房幃之樂。朝夕歡娛。大廢政事。王偉屢以爲言。景因入宮稍疎。溧陽不樂。怨恨形於顏色。景慰之曰。近日入宮稍疎者。以王偉有言。暫相屈從。我二人恩愛如故也。溧陽大怒曰。王偉離間我夫婦。誓必殺之。溧極陽旋有以溧陽之言報知王偉者。偉恐爲所殺。因欲除帝。盡滅梁氏。以間其寵。乃謂景曰。今兵挫於外。民懷觀望。不早登大位。無以一人心。但自古移鼎。必先廢立。旣示我威權。且絕彼民望。景從之。乃使衛尉彭雋帥甲士二百人入殿。廢帝爲晉安王。先是帝卽位以來。防

衛甚嚴。外人莫得進見。唯武陵侯諮。舍人殷不害。並以文弱得入臥內。其後武陵以疑見殺。帝自知不久。指所居殿謂不害曰。龐涓當死此下。至是幽於永福省。悉撤內外侍衛。使突騎左右守之。牆垣悉布枳棘。遂下詔禪位於豫章王棟。棟。昭明太子之孫。豫章王歡之子也。時被幽拘。廩餼甚薄。仰蔬茹爲食。方與妃張氏鉏葵。法駕奄至。棟驚愕不知所爲。侍衛逼之。泣而升輦。今爲天子異日求遂即帝位於太極殿。改元天正。於是宗室王侯在建康者二十餘人。景皆殺之。并殺太子大器。太子神明端凝。於景黨未嘗屈意。所親竊問之。太子曰。賊若於事勢未須見殺。我雖陵慢呵叱。終不敢害。若見殺時至。雖一日百拜。亦何所益。或又曰。殿下今居困阨。而神貌怡然。不異平日。何也。太子曰。我自度死日必在賊前。若諸叔能滅賊。賊必先見殺。然後就死。若其不然。賊亦殺我以取富貴。安能以必死之命爲無益之愁乎。及被害時。顏色不變。徐曰。久知此事。嗟其晚耳。刑者將以衣帶絞之。太子曰。此不能見殺。命取繫帳繩絞之而絕。時郭元

建在秦州。聞帝被廢。馳還建康。謂景曰。主上先帝太子。既無愆失。何得廢之。景曰。王偉勸我。云早除民望。吾故從之。以安天下。元建曰。吾挾天子令諸侯。猶懼不濟。無故廢之。乃所以自危。何安之有。景大悔悟曰。今使復位。以棟爲太孫可乎。元建曰。及今爲之。猶愈已也。但未識簡文果得復位否。且聽後文再講。

湘東骨肉相殘。以至景賊猖獗。其罪大矣。陳興國本意。原欲爲國家出力。若謂遽有二心。非也。特天挺人豪。自有奇異。未免自負耳。侯景事事不愜人心。且更不成器局。乃至困迫已見。聽王偉小人之詞。遽害簡文父子。不但失算。愈足使人悲憤。焉得不速之死也。

第二十七卷

侯景分屍懲大惡

武陵爭帝失成都

話說景聽元建之言。復欲迎帝復位。王偉聞之。遽入諫曰。廢立大事。豈可數改。且立豫章爲帝者。豈真奉之耶。不過爲大王受禪地耳。奈何自沮大計。景喜曰。微子言。幾誤吾事。於是遣使殺南海王大臨于吳郡。南郡王大連於姑孰。安陸

王大春於會稽。高唐王大壯於京口。以太子妃賜郭元建。元建曰。豈有皇太子妃乃爲人妾乎。竟不與相見。聽使入道。元建尙有入人心景謂王偉曰。我今可以爲帝乎。偉請先弑簡文以一衆心。景曰。卿快爲我了之。偉乃與彭儻、王修纂進觴於帝。曰。丞相以陛下幽憂已久。使臣等來此上壽。帝笑曰。已禪帝位。何得復稱陛下。此酒恐不盡此乎。偉曰。實無他意。陛下勿疑。於是儻等并齎酒餚。侍坐陪飲。偉彈曲項琵琶佐酒。帝知將見殺。乃盡酣。謂曰。不圖爲樂。一至於此。先是帝夢吞土數升。明日以告殷不害。不害曰。昔重耳饋塊。卒反晉國。陛下所夢。將符是乎。帝搖首曰。此夢恐別有應。至是大醉而寢。備以土囊覆其面。修纂坐其上而崩。果符吞土之夢。帝既崩後。加景九錫。己丑。豫章王禪位於景。景卽皇帝位於南郊。還登太極殿。其黨數萬。皆吹唇鼓譟而上。不脫賊腔國號曰漢。改元太始。封棟爲淮陰王。并其二弟鎖之密室。王偉請立七廟。景曰。何謂七廟。偉曰。天子祭七世祖考。載其諱於主上。景曰。前世吾不復記。唯記我父名標。且彼在朔州。那得來

此噉飯。衆皆掩口而笑。其黨有知景祖名乙羽周者。自外皆王偉造爲之。追尊父標爲元皇帝。先是景以西州爲府。文武無尊卑。皆被引接。及篡帝位。身居禁中。非故舊不得見。由是諸將多怨望。又好獨乘小馬。彈射飛鳥。王偉每禁止之。不容輕出。景鬱鬱不樂。謂左右曰。吾何樂爲帝。竟與受擯不殊。今且按下慢表。却說霸先兵屯西昌。遙接霸先進討訓練士馬。以候荊州調遣。及聞侯景弑帝。已奪梁祚。不勝大怒。一面上表湘東。請早正大位以繫人心。一面卽請進兵克復京師。恰好湘東令旨到來。拜霸先爲盪寇大將軍。著往尋陽。與僧辯合軍進討。霸先受命。卽統甲士三萬。戰艦二千。往尋陽進發。將次湓口。僧辯全軍亦至。彼此相見大喜。僧辯曰。得君來助。賊不足平矣。停軍一日。遂於白茅灣。會集諸將。築壇歃血。共讀盟文。霸先流涕慷慨。誓不與此賊俱生。將士皆爲感動。大軍方動已覺聲勢逼人是日僧辯使侯瑱襲南陵鵠頭二戍。克之。賊將侯子鑒奔還涯南。癸酉。軍至蕪湖。賊將張黑棄城走。景聞之懼。乃遣侯子鑒率兵三萬。據姑孰以拒西軍。戒子

鑿曰。西人善水戰。勿與爭鋒。往年任約之敗。良爲此也。若得步騎一戰。必獲大勝。汝但結營岸上。引船入浦以待之。子鑿乃捨舟登岸。閉營不出。僧辯與霸先計曰。賊所以緊守不出者。欲老我師也。我當示弱以誘之。遂停軍蕪湖。十餘日不進。賊黨果以爲怯。大喜。告景曰。西師畏我之強。不敢直前。勢將遁矣。不擊且失之。景乃復命子鑿爲水戰之備。丁丑。僧辯引軍東下。直趣姑孰。子鑿乃率步騎。度過西洲。於岸上挑戰。以戰船千艘。泊於水際。候官軍上岸。水陸夾擊。僧辯乃使霸先此段以僧辯爲主以大艦夾泊兩岸。身領細船佯退。賊兵望見。以爲水軍將走。悉衆來追。追有里許。僧辯迴船奮擊。霸先以大艦橫截其後。鼓譟大呼。合戰江中。殺得賊兵大敗。士卒赴水死者數千人。子鑿僅以身免。收散卒。走還建康。官軍遂入姑孰。僧辯曰。賊人破膽矣。急擊勿失。於是不暇解甲。引兵而前。衆軍繼進。歷陽諸戍。相繼迎降。景聞子鑿敗。大懼。涕下覆面。引衾而臥。良久方起。嘆曰。誤殺乃公。庚辰。僧辯督諸軍至張公洲。乘潮入淮。直至禪靈寺前。侯景乃以

大船運石塞淮口。緣淮作城。自石頭至朱雀街。十餘里中。樓堞相接。處處以重兵守之。僧辯問霸先曰。賊力尙強。何計破之。霸先曰。此段以霸先爲主前柳仲禮擁數

十萬兵。隔水而坐。韋粲在青塘。竟不度岸。賊登高望之。表裏俱盡。故能覆我師。今圍石頭。必須引兵先度北岸。入其腹中。方克有濟。欲得虎子須入虎穴。行兵亦然。諸將若

不能當鋒。霸先請先往立柵。僧辯大喜曰。微兄言。幾失制賊之術。是夜。霸先帥

輕步三千。先度北岸築柵。衆軍依次連築入城。直出石頭西北。景恐西州路絕。

亦帥侯子鑒等於石頭東北連築五城。以遏大路。景登石頭城。遙望官軍。大言

曰。一把子人。何足打殺。望見霸先柵。密謂左右曰。此軍上有紫氣。不易勝也。亦賊

能望氣耶丁亥。景帥精卒二萬。鐵騎八百餘匹。陳於西州之西。霸先謂僧辯曰。吾聞

善用兵者。如常山之蛇。使救首救尾。彼此相應。今我衆賊寡。宜分其兵勢。以強

制弱。何故聚鋒銳於一處。令賊致死於我。乃命諸將分路置兵。調度得好景見王僧

志一軍衆最寡弱。引兵先冲其陣。僧志小縮。霸先引弩手二千。橫絕其後。每發

一矢。輒貫其胸。景兵乃退。繼又帥敢死士八百。棄稍執刀。冲霸先陣。陣不動。王琳杜龕等。以鐵騎乘之。景殊死戰。僧辯以大軍繼進。賊遂大潰。諸軍乘勝逐北。霸先進破石頭城。遂入據之。景至闕下。聞追兵已至西明門。不敢入臺。召王偉至前。怒色責之曰。爾令我爲帝。今日誤我。偉不敢對。景遂策馬欲走。偉執鞍諫曰。自古豈有叛走天子耶。宮中衛士。猶足一戰。棄此將欲安之。景曰。我昔敗賀拔勝。破葛榮。揚名河朔。度江平臺城。降柳仲禮。如反掌。今日天亡我也。先是景所乘白馬。矯健異常。每戰將勝。輒躑躅嘶鳴。意氣駿逸。其有奔軼。必低頭不前。及石頭之敗。精神沮喪。至是臥不肯動。景使左右拜請。或加箠策。終不肯進。景乃易馬。與腹心房世貴等。率百餘騎東走。其黨王偉侯鑒等。皆倉皇遁去。城內無主。王克率臺中舊臣。迎僧辯於道。僧辯勞克曰。卿良苦。朝夕拜手賊廷。克慚不能對。又問璽綬何在。良久曰。趙平原持去。僧辯曰。王氏百世卿族。可惜一朝而墜。遂入臺城。迎簡文梓宮升朝堂。帥百官哭踊如禮。先是僧辯之發江陵也。

啓湘東王曰。平賊之後。倘嗣君尚在。未審何以爲禮。王曰。六門之內。自極兵威。忍心哉 僧辯曰。討賊之謀。臣當其任。成濟之事。請別使人。王乃密諭將軍朱買臣。使爲之所。及景敗。簡文及太子已殂。唯豫章王棟兄弟尚鎖密室。至是相扶而出。逢杜弼於道。爲去其鎖。二弟曰。今日始免橫死矣。棟曰。倚伏難知。吾猶有懼。路遇朱買臣。呼之就船共飲。飲未竟。船忽壞。並沉於水。聞者悲之。話分兩頭。侯景奔至晉陵。田遷引兵迎之。遂驅掠居民。東趨吳郡。時謝答仁據富陽。趙伯超據錢塘。知其敗。皆叛之。景至嘉興。聞其叛。不敢進。乃退入於吳。僧辯命侯瑱率精騎五千追景。及於松江。景猶有船二百艘。衆數千人。瑱進擊。大敗之。擒賊將彭雋。田遷房世貴等。瑱素恨彭雋。生剖其腹。抽其腸。雋猶未死。手自取腸。斬其首乃絕。景帥數十人單舸走。將入海。向蒙山。有羊侃之子羊鷗。景納其妹爲小妻。以鷗爲庫直都督。隨景東走。乃結同舟。王元禮謝葳蕤等密圖之。衆並許諾。乘景晝寢艙中。密囑舟師迴船到京口。景覺大驚。問曰。何故至此。鷗曰。欲送

汝頭入建康耳。遂拔刀砍之。景倒船中。宛轉未死。衆並以長稍刺殺之。恐尸易爛。乃以五斗鹽納景腹中。送其尸於建康。叛逆人先是景未敗時。有僧通道人者。心志若狂。飲酒食肉。不異凡人。言人吉凶多中。景甚信之。一日景召使侍宴。僧通取肉拌鹽以進。問景曰。好否。景曰。太鹹。僧通曰。不鹹卽爛。何以供人食。當時莫解其所謂。至景死。乃驗。尸至建康。僧辯暨諸將皆賀。斬其首。遣羊鴟送之。江陵截一手。使謝歲。送於齊。暴尸於市。士民爭取食之。并骨皆盡。其遺下妃屬。並斬於市。溧陽公主亦與焉。時郭元建尙據南兗州。遣使乞降於僧辯。僧辯遣霸先向廣陵。受其降。會侯子鑒逃至廣陵。謂元建曰。我曹梁之深讎。何顏復見其主。不若投北。可保爵位。元建從之。遂以城降齊。霸先至。聞元建復叛。齊將辛述已據廣陵。遂引軍還。行至半途。軍士綁縛一人解至軍前。云是王偉。見其躲匿草間。故執之。天網恢恢疎而不漏蓋偉自建業逃後。諸郡皆已反正。無地容身。正欲越境投北。恰值霸先軍來。恐被揜獲。故匿草間。不意爲軍人所執。霸先囚送建

康僧辯坐而見之。左右囑令下拜。偉曰：各爲人臣。奚拜爲？僧辯曰：卿爲賊相。敗不能死。而求活草間。可恥孰甚？偉曰：廢興命也。使侯王早從偉言。明公豈有今日？僧辯命書賊臣王偉於背。遍殉六門以辱之。偉曰：昨行八十里。足力疲極。願借一驢代步。僧辯曰：汝頭方行萬里。何八十里哉？尙書左丞虞隲嘗爲偉所辱。乃唾其面。偉曰：若不讀書。不足與語。隲曰：汝讀書。乃爲作賊地耶？時趙伯超謝答仁亦降。僧辯囚之。與王偉並送江陵。丁巳。湘東王下令解嚴。臬侯景之首於市。煑而漆之。以付武庫。下王偉等於獄。偉在獄。尙望生全。作詩贈王左右要人。以求援手。其詩曰。

趙壹能爲賦。

鄒陽解獻書。

何惜西江水。

不救轍中魚。

又上五百字詩於王。王愛其才。將捨之。朝士多惡其人。乃言於王曰：前日偉作檄文。其書更佳。王搆而視之。內有云：項羽重瞳。尙有烏江之敗。湘東一目。寧爲

赤縣所歸。王大怒。立即獄中取出。釘其舌於柱。剝腹鬻肉而殺之。

備無此文。竟其大逆之

罪耶。湘東甘心。亡父於此可見。

乙酉。盡誅逆臣呂季略、周石珍等於市。趙伯超賜死於獄。以謝

答仁不失禮於簡文。特宥之。於是公卿藩鎮皆上表勸進。十一月丙子。湘東即帝位於江陵。改元承聖。是爲元帝。乙卯。立王太子方矩爲皇太子。王子方智爲晉安王。方略爲始安王。方等之子莊爲永喜王。論平賊功。大封功臣。以僧辯爲司徒。封長寧公。鎮建康。霸先爲征虜將軍。封長城縣侯。鎮京口。其餘進爵有差。却說湘東雖即大位。頗懷憂懼。嘗謂羣臣曰。國家自遭景亂。州郡半失。長江以外。皆入於齊。荊州之界。北盡武寧。西拒硤石。餘郡皆爲周有。嶺南一路。又蕭勃據之。詔令所行。不過千里。民戶著籍者。不盈三萬。今欲自強。何者宜先。侍郎周宏正。請還舊京。以一人心。帝從之。乃下詔遷都建康。時大臣胡僧祐、黃羅漢、宗懷等。多荊州人。不樂東行。進諫曰。建業王氣已盡。與虜止隔一江。若有不虞。雖悔無及。且古老相傳云。荊州洲數滿百。當出天子。今枝江生洲。百數已滿。陛下

龍飛。是其應也。何用他遷。只圖目前之安。妄言以沮大計。宗黃之罪。難道。帝令與朝臣議之。周宏正曰。

今百姓未見輿駕入都。謂是列國諸王。無以慰四海之望。願陛下速還建康。勿惑人言。宗懷曰。宏正。東人也。志願東下。恐非良計。宏正面折之曰。東人勸東。謂非良計。君等西人。欲西。豈是長策。上笑而止。明日又議於後堂。會者五百人。上問之曰。吾欲還京。諸卿以爲何如。衆莫敢先對。上曰。勸我去者左袒。勸吾留者右袒。一時左者過半。武昌太守朱買臣言於上曰。金陵舊都。山陵所在。荆鎮邊疆。非王者之宅。願陛下勿疑。以致後悔。臣家在荊州。豈不願陛下留此。但恐是臣富貴非陛下富貴耳。帝乃使術士杜景豪卜之。對曰。留此不吉。但陛下欲去不果。退而謂人曰。此兆爲鬼賊所留也。帝亦以建康彫殘。江陵全盛。不樂東下。卒從僧祐等議。元帝不都江陵。不至。遣亡元帝不亡。驕先不能速。自爲帝。此天欲與陳。故使留滯荊州。龜待魏滅也。一日帝正視朝。忽報益州刺史武陵王紀。僧稱帝號。舉兵大下。欲奪江陵。帝聞之大懼。你道武陵王紀爲何而反。紀字世詢。高祖少子。最承寵愛。始命爲益州刺史。以路遠。

固辭。高祖曰：天下方亂，唯蜀地可免，故以處汝。汝其勉之。紀歛歔而去。性勤敏，頗有武略。在蜀十七年。南開寧州，越嶲、西通土谷，內修耕桑鹽鐵之政。外通商賈，遠方之利，財用饒多。器甲盈積。當臺城被圍，直兵參軍徐怱，勸其發兵入援。紀不應。梁武之子無心，欲死其父之無心。及聞武帝凶問，遂有自帝之心。或報湘東王興師進討，呼其小字曰：七官文士。焉能匡濟。左右諛之曰：他日主天下者，非殿下而誰。紀大喜。一日，內殿柏木柱，繞節生花，其莖四十有六，靡麗可愛。狀如芙蓉。遍召諸將視之，皆云：主有大吉。豈知非大吉，而却大凶耶。紀遂以爲受命之符。乃於承聖元年四月，卽皇帝位。立子圓照爲皇太子。圓正等皆爲王。以永豐侯搆爲征西大將軍，益州刺史。徐怱苦口固諫。紀大怒。其後誣以謀反，執之至殿，謂曰：爾罪當誅。以卿舊情，當使諸子無恙。怱對曰：生兒悉如殿下，留之何益。紀乃盡誅之。梟首於市。永豐侯搆嘆曰：王事不成矣。善人國之紀也。今先殺之，不亡何待。紀旣僭號，未卽舉兵入犯。時太子圓照鎮巴東。啓紀云：侯景未平，荆鎮已爲賊破，宜急

進兵。誤又是人紀信之。遂留永豐侯撫。及太子圓肅守成都。親率大衆。由外水東下。舳艫蔽川。軍容甚盛。將至巴東。知侯景已平。頗自悔。召圓照責之。照曰。景賊雖除。江陵未復。陛下既稱尊號。豈可復居人下。紀以爲然。遂進兵。陸法和豫知蜀兵必來。築二城於硤石。兩岸運石填江。以鐵鎖斷之。紀不得前。乃遣其將侯觀。引衆七千。攻絕鐵鎖。法和不能拒。遣使告急。時任約在獄待決。帝赦而出之。以爲司馬。使助法和拒紀。謂之曰。汝罪不容誅。我不殺汝者。本爲今日。因撒禁兵配之。又使將軍劉芬與之俱。帝嘗與紀書云。地擬孫劉。各安疆境。情深魯衛。書信恆通。紀不答。至是又復與書云。

甚苦吾弟。季月煩暑。流金鑠石。聚蚊成雷。以茲玉體。辛苦行陣。乃睠西顧。我憂如何。自獯醜憑陵。侯景叛換。吾年爲一日之長。屬有平亂之功。膺此樂推。事歸當璧。弟還西蜀。專制一方。我不禁也。如曰不然。於此投筆。友於兄弟。分形共氣。兄肥弟瘦。無復相見之期。讓棗推梨。永罷懽愉之日。上林靜拱。聞四

鳥之哀鳴。宣室披圖。嗟萬始之長逝。心乎愛矣。書不盡言。

紀亦不報。先是帝患蜀兵難禦。遣師求援於西魏。曰。子糾親也。請君討之。時西魏宇文泰。本有圖蜀之心。喜曰。取蜀制梁。在茲一舉矣。乃命大將尉遲迴。統領精卒二萬。騎萬匹。自散關進兵伐蜀。直攻劍閣。守將楊乾遵聞魏師至。嘆曰。木朽不彫。世衰難佐。國家巨寇初平。不思同心協力。保國安民。而兄弟尋戈。此自亡之道也。我奚以禦魏哉。遂開關降。迴乃長驅直前。進襲成都。時成都見兵不滿萬人。倉庫空竭。永豐侯出戰。大敗入城。迴遣人招之。遂與宜都王圓肅帥文武詣軍門降。成都遂失。蛤蚌相爭漁翁得利此之謂也却說紀在軍中。以黃金一斤爲餅。餅百爲篋。銀五倍之。錦綵稱是。每戰懸示將士。而不以爲賞。其將陳智祖。請散之以募勇士。弗聽。由是士卒解體。及聞魏寇深入。成都孤危。欲前則根本將傾。欲退恐東軍乘之。憂懣不知所爲。乃遣其子江安侯圓正詣荊州求和。請依前旨還蜀。帝知其將敗。不許。下圓正於獄。密敕王琳截其後。任約攻其前。於是前後夾

攻拔其三壘。兩岸十四城俱降。紀不獲退。只得順流東下。將士稍稍逃亡。將軍樊猛追之。衆大潰。紀以數艦自保。猛圍而守之。帝聞紀敗。密敕猛曰。生還不成。功也。猛乃引兵直犯紀舟。紀在舟中。繞床而行。見猛登舟。以金一囊付之曰。用此雇卿。送我一見七官。猛曰。天子何由可見。殺足下。金將安之。遂斬紀。及其幼子圓滿。陸法和收太子圓照送江陵。帝絕紀屬籍。賜姓饗饗氏。圓正聞敗。號哭不絕聲。及見圓照入獄。責之曰。兄何亂人骨肉。使痛酷若此。圓照唯云計誤。帝命並絕其食。至齧臂相啖。十三日而死。痛極極遠近聞而悲之。斯時蜀患既除。境內咸服。江陵可謂安枕。但未識從此以後。果得相安無事否。且俟下文再述。

王偉不顧名義。勸侯景滅梁以圖大位。景雖有賊智。豈能竊據。偉欲爲賊之功臣。卒不可得。賊中之下愚也。湘東猜嫌成性。幸有僧辯霸先輔之。始得殲滅景賊。卽位後。時懷懼心。何如保全兄弟。各鎮一方。治則有磐石之安。亂則成犄角之勢耶。武陵當侯景叛亂。不知進討。乃惑於殿柱開花。輒

生妄想。湘東書以講解。終不知變。卒至魏師入蜀。轉眼之間。失其根本。父子受誅。愚之甚者也。自古以來。無論家國。未有手足不和。而能興發者。觀此可爲殷鑒。

第二十八卷

魏連蕭督取江陵

齊納淵明圖建業

話說岳陽王督。聞武陵被殺。諸子皆餓死獄中。嘆曰。高祖子孫盡矣。唯我尙在。彼豈能容我乎。因乞援於魏。而身自入朝。此魏代荆州之由告丞相泰曰。荆州所恃。不

過僧辯霸先。今鎮守南方。精兵猛將。皆隸其麾下。國內空虛。且繹自僭號以來。性更猜忌。專行殺戮。人心不附。大國若遣一旅之衆。直指江陵。僕率襄陽步騎會之。則反掌可克。大國可以拓土開疆。僕亦得紓己難。唯公鑒之。泰猶未許。乃遣使聘梁。以覘虛實。會齊亦有使至。帝接魏使。不及齊使。且請據舊圖。定疆境。辭頗不遜。使歸告泰。泰曰。古人有言。天之所棄。誰能興之。其蕭繹之謂乎。乃遣常山公于謹。中山公宇文護。大將軍楊忠。將兵五萬入寇。臨發。泰問謹曰。爲蕭

繹之計若何。謹曰：耀兵漢沔，席卷渡江，直據丹陽，上策也。移郭內民居，退保子城，峻其陣堞，以待援軍，中策也。若難於移動，據守羅郭，下策也。泰曰：揣繹定出何策。謹曰：下策。泰曰：何故。謹曰：蕭氏保據江東，綿歷數紀，屬中原多故，未遑外略。又以我有齊氏之患，必力不能分，且繹懦而無謀，多疑少斷，愚民難與慮始，皆戀邑居，所以知其定出下策。泰曰：善。却說武寧太守宗均，聞魏師動，飛報入朝，帝召羣臣議之。胡僧佑、黃羅漢皆曰：二國通好，未有嫌隙，必無此理。乃復遣侍中王琛使魏。琛至石梵，未見魏軍，馳書報黃羅漢曰：吾至石梵，境上帖然，前言皆兒戲耳。在諸人多夢中散騎郎庾季才言於帝曰：去年八月丙申，月犯中星，今月丙戌，赤氣干北斗，心爲大王，丙主楚分，臣恐建子之月，有大兵入江陵，陛下宜留重臣鎮江陵，整旆還都，以避其難。假令魏虜侵蹙，止失荆湘，在於社稷，猶得無慮。無貪目前之安，而上違天意也。帝素曉天文，亦知楚地有災，嘆曰：禍福在天，避之何益。丙寅，忽報魏軍至樊鄧，岳陽王季羣師助之。帝始大懼，命內外戒嚴。

徵王僧辯爲大都督荊州刺史。又徵王琳於廣州。使引兵入援。先是琳本兵家子。補敘王琳前事爲後靈忠於梁張本其姊妹皆入王宮。琳少侍帝左右。有勇略。帝以爲將。能傾身下士。所得賞賜。不以入家。麾下萬人。多江淮羣盜。從王僧辯平侯景。功居第一。帝使鎮湘州。旣而疑其部衆強盛。又得衆心。欲使居遠。乃遷爲廣州刺史。琳私謂主書李膺曰。琳小人也。蒙官家拔擢至此。今天下未定。遷琳嶺南。如有不虞。安得琳力。竊揆官意。不過疑琳。琳分望有限。豈與官家爭爲帝乎。卿日在帝側。何不一言於上。以琳爲雍州刺史。鎮武寧。琳自放兵作田。爲國禦捍。膺然其言而弗敢啓。至是帝聞魏師將至。乃徵琳爲湘州刺史。陸法和朝夕登郢州城樓。北望而嘆。乃引兵入漢口。將赴江陵。帝以郢州重地。不可無兵把守。乃使人止之曰。此處自能破賊。但鎮郢州。不須動也。法和還州。聖其城門。著衰經。坐葦蓆。終日。乃脫之。十一月甲戌。帝大閱於津陽門外。步騎交集。行陣方列。忽大風暴雨。從北而來。旗旛皆折。軍士不能存立。遂乘輦還宮。羣臣皆冒雨各散。亡散

已之兆見是夜。帝登鳳凰閣。徙倚嘆息曰。客星入翼軫。今必敗矣。連呼奈何者三。嬪御皆泣。癸未。魏軍濟漢。宇文護帥精騎五千。先據江津以斷東路。進拔武寧。執太守宗均。是日。帝自乘馬出城。行柵插木。周圍六十餘里。以胡僧佑都督城東諸軍事。尙書張綰爲之副。王褒都督城西諸軍事。侍郎元景亮爲之副。王公以下。各有所守。命太子巡行城樓。令居人助運木石。其時魏軍去江陵四十里。將到柵下。帝集羣臣方議出兵。忽報柵內失火。急令救之。已延燒數千餘家。焚城樓二十五所。帝乃自巡城上。臨所焚樓處望之。但見魏師濟江。千帆翔集。乘風直進。舟行如駛。嘆曰。長江天險。彼穩渡中流。若此耶。四顧歛歔。是夜遂止宮外宿民家。裂帛爲書。趣王僧辯曰。吾忍死待公。可以至矣。若早從法正等言何至於此于謹進兵城下。築長圍守之。由是中外信命始絕。胡僧佑請出蕩長圍。帝許之。乃引精騎三千。開門出擊。于謹伏兵營內。俟其至。弓弩並發。軍不得進。楊忠從旁橫擊之。大敗走還。帝益懼。集羣臣於長沙寺問計。朱買臣按劍進曰。今日惟斬宗懷

黃羅漢。可以謝天下。帝曰。曩實吾意。宗黃何罪。二人退入衆中。却說王琳聞詔。晝夜進軍行至長沙。前有敵兵阻路。乃遣長史裴政。從間道赴江陵報信。政至百里洲。爲魏人所獲。岳陽王呼而謂之曰。我武皇帝之孫也。不可爲爾君乎。若從我計。貴及子孫。如曰不然。腰領分矣。政詭曰。唯命。督鎖之至城下。使謂曰。王僧辯聞荊州被圍。已自爲帝。王琳孤弱。不復能至。城中人無與俱死。政不從。反告城上曰。援兵大至。各思自勉。吾以間使被執。情願碎身報國。不敢附逆。監者擊其口。政曰。吾頭可斷。吾口不可改。夫烈丈語督命殺之。參軍蔡大業趨前曰。此民望也。殺之則荊州不可下矣。乃釋之。時徵兵四方皆未至。魏人百道攻城。飛矢雨集。城中負戶而汲。蒙楯而行。胡僧佑親嘗矢石。晝夜督戰。鼓勵將士。衆咸致死。所向摧殄。城不至破。俄而僧佑中流矢死。內外大駭。魏乘人心恐懼。悉衆急攻。遂破東門而入。帝率太子羣臣退保金城。嘆曰。今欲救死。不得不屈膝於魏矣。乃使汝南王大封。晉熙王大圓。詣魏軍。請於于謹曰。大國若念舊好。肯延梁

氏一線。情願稱臣納貢。長爲附庸之邦。望斂軍威。勿迫人於險。于謹不許。一王
大哭而返。時東南雖破。城北諸將猶致死苦戰。日暝。聞城陷。乃棄甲散。帝入東
閣竹殿。舍人高善寶侍側。命取古今圖書十四萬卷。焚之於前。將自赴火。善寶
抱止之。國君死亦甚好何必止之乃以寶劍擊柱曰。文武之道。今夜盡矣。謝答仁。朱買
臣進曰。城中兵衆猶強。乘間奪圍而出。賊必驚。因而薄之。可度江就任約。帝素
不便走馬。曰。事必無成。祇增辱耳。答仁請自護以行。謂必得脫。王褒私語帝曰。
答仁侯景之黨。豈足可信。成彼之勳。不如降也。答仁又請守子城。收兵可得五
千人。帝然之。卽授城中大都督。旣而召王褒謀之。褒又以爲不可。答仁屢請不
許。大慟歐血而去。答仁賊臣乃能如是于謹扎營於子城。口。索太子爲質。帝使王褒送之。
褒至周營。匍匐乞憐。謹子以褒善書。給之紙筆。褒書於後曰。柱國常山公家奴
王褒。識者鄙之。斯時外圍益急。羣臣相繼出降。帝左右漸散。遂去羽儀法物。白
馬素衣出東門。抽劍擊闔曰。蕭世誠一至此乎。魏軍見帝出。相率奔至馬前。牽

其轡以行。至白馬寺北。奪其所乘駿馬。以驚馬代之。遣長壯軍人。手扼其背以行。逢于謹於道。軍人牽使帝拜。不勝屈辱。俄而岳陽王至。使鐵騎擁之入營。囚於烏幔之下。面數之曰。桂陽無辜見殺。河東闔門受誅。武陵既敗。斬首舟中。諸子啖臂。餓死獄底。汝心何忍。而戕賊諸王若此。向者人爲汝食。今亦爲人噬耶。命左右食以草具。以困辱之。至夕。于謹遣人使帝爲書召王僧辯。帝不可。使者逼之曰。王至今日。豈得自由。帝曰。我既不自由。僧辯亦不由我。或問何意焚書。帝曰。讀書萬卷。猶有今日。不焚何待。想是未讀仁義書弟之書耳 督旣囚帝。請于謹曰。釋殺人多矣。願絕其命。以慰冤魂。謹卽使督監刑。遂以土囊隕之。殮以蒲席。束以白茅。葬之於津陽門外。并殺太子元良。及始安王大略。桂陽王大成等。蓋帝性殘忍。且懲高祖寬縱之弊。故爲政尙嚴。城方圍時。獄中尙有死囚數千。有司釋之。以充戰士。帝不許。悉令倍殺之。事未成而城陷。故其死也。人莫之惜。後人有詩譏之曰。

摧殘骨肉疾如讎。

半壁江山要獨收。

剩有岳陽心未服。

統兵百萬下荊州。

且說魏既誅帝。盡俘王公以下。悉收府庫珍寶。宮妃綵女。送之長安。羣臣降者。亦歸關中授職。乃立督爲梁主。取其雍州舊封。資以荊州之地。延袤三百里。居江陵東城。魏將王悅。將兵居西城。外示助督備禦。內實防之。又選百姓男女數萬口爲奴婢。分賞三軍。驅歸長安。小弱者皆殺之。得免者三百餘家。而人馬所踐及凍死者什之二三。由是荆人不勝其毒。而皆歸咎於督。先是督將尹德毅說督曰。魏虜貪琳。肆其殘忍。殺掠士民。不可勝紀。江東之人。塗炭至此。咸謂殿下爲之。殿下既殺人父兄。孤人子弟。人盡讎也。誰與爲國。今魏之精銳盡萃於此。若殿下爲設享會。請于謹等爲歡。預伏壯士。因而斃之。分命諸將。掩其營壘。大殲羣醜。俾無遺類。收江陵百姓。撫而安之。文武羣僚。隨材銓授。魏人懾息。未敢送死。王僧辯之徒。折簡可致。然後朝服濟江。入踐皇極。晷刻之間。大功可立。

古人云。天與不取。反受其咎。願陛下恢宏遠略。勿懷匹夫之行。督曰。此策固善。然魏人待我厚。未可背德。若如卿計。人將不食我餘。此音亦確既而合城長幼被虜。又失襄陽。督乃嘆曰。悔不用尹德毅之言。魏師既還。督乃卽皇帝位於江陵。改元大定。追尊昭明太子爲昭明皇帝。尊其母龔氏爲皇太后。立子歸爲皇太子。賞刑制度。並同王者。唯上表於魏。則稱臣。奉其正朔。至於官爵。仍依梁氏之舊。以蔡大寶爲侍中僕射。王操爲五兵尙書。大寶嚴整有智。雅達政事。文辭贍遠。梁主推心任之。以爲謀主。比之諸葛武侯。操亦亞之。故能外睦強鄰。內撫遺庶。

諸王盛亡。譬獨延茲一緯。復傳二代。亦天厚昭明而不違紀。其後也。

今且按下不表。却說僧辯初聞江陵被圍。乃

命霸先移鎮揚州。使侯瑄程靈先等爲前軍。杜僧明吳明徹等爲後軍。親自入援。未至而荊州陷。欲救無及。及聞元帝凶問。退守姑孰。以書寄霸先曰。

國家新破。故主云亡。朝無六尺之孤。野乏半年之積。人心漸散。宗社將傾。不有所奉。何以立國。意唯於宗室中選立賢明。以主梁祀。庶三吳舊業。藉以相

延。萬里長江。不至失守。然立君諒有同心。臨事尙期協力。願展分閫之才。以濟同舟之急。

霸先見書。痛哭報僧辯云。

身爲人臣。不能救主於危。萬死奚贖。足下旣懷殉國之忠。僕何敢昧捐軀之報。興滅繼絕。在斯時矣。定傾扶危。是所望焉。今孝元令子。尙有晉安。父死子繼。允協天人。倘足下奉以爲主。則社稷幸甚。

時晉安王方智。爲江州刺史。於是僧辯從霸先之言。率羣臣連名上表。迎歸建康。卽皇帝位。時本十三。以僧辯爲驃騎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霸先爲征西大將軍。鎮京口如故。當是時。齊乘梁亂。侵伐頻仍。大江以外。遍地烽烟。僧辯霸先禦內靖外。不遑朝夕。一日忽報齊清河王岳進兵臨江。郢州刺史陸法和以州降之。因隨岳歸鄴。獨留齊將慕容儼戍郢州。僧辯曰。郢與江州爲唇齒。失郢是無江矣。因遣侯瑱率兵攻之。儼堅守不下。且說貞陽侯淵明。留齊有年。求歸

不得。今聞江南大亂。朝無其主。借此可爲歸計。收轉齊淵明歸國伏下齊陳連兵乃乘間請於齊主曰。岳陽附魏。魏得據有荆襄。今建康孤危。必至盡爲魏有。陛下何不放臣歸國。以主梁祀。世爲附庸。奉齊正朔。則梁之卿士。皆爲陛下陪臣。梁之山河。皆爲陛下屬國。又有存亡繼絕之名。而坐收天下之半。臣若留此。不過亡國一俘。於齊何益。齊主召羣臣謀之。皆以爲便。乃使上黨王渙將兵一萬。送淵明歸國。渙請益兵。齊王曰。汝何怯也。渙曰。是行也。不大集兵力以懾之。僧辯之徒。未可說而下也。乃發兵五萬配之。進臨江口。征鼓之聲。震驚百里。卽驪以兵力之謂使殿中尙書邢子才。馳傳詣建康。與僧辯書曰。

嗣主冲藐。未堪負荷。彼貞陽侯武帝猶子。長沙後代。以年以望。堪保金陵。故置爲梁主。納於爾國。卿宜部分舟艦。迎接新主。并心一力。善建良圖。倘或不然。大兵百萬。已次江口。星馳電發。立至建康。主臣同燼。玉石俱焚。成敗在卽。惟卿自擇。

僧辯不從。下令戒嚴。飭內外諸郡。各集兵馬以拒齊師。貞陽亦與僧辯書。求請迎納。僧辯復書拒之曰。

嗣主體自宸極。受於文祖。如明公不忘故國。緩服入朝。同獎王室。伊呂之任。匪公而誰。倘意在自帝。不敢聞命。

齊以僧辯不服。長驅進兵。破譙郡。攻東關。所向無前。將軍裴之橫率兵禦之。大戰於關下。之橫陣亡。全軍皆覆。歸者爭言齊師之盛。前後莫測多少。刻日將至。關下。僧辯大懼。自量力不能拒。乃出屯姑孰。決意改圖。遣使奉啓於淵明。定君臣之禮。僧辯執志不堅。異日爲霸先藉口。皆由此誤。繼使尙書周宏正。至齊軍奉迎。乞以晉安王爲

太子。淵明許之。敕取衛士三千。僧辯只給散卒千人。備龍舟法駕迎之。淵明乃與齊師盟於江北。誓爲藩臣。不敢背德。盟畢。自采石濟江。於是梁輿南渡。齊師北返。僧辯擁楫中流。尙恐齊藏禍心。不敢逕就西岸。齊侍中裴英起。護送淵明入朝。會僧辯於江寧。謂曰。今而後非敵國而一家矣。僧辯勞之。癸卯。淵明入建

康望朱雀門而哭。道迎者以哭對。丙午。卽皇帝位。以晉安王爲皇太子。王僧辯爲大司馬。陳霸先爲侍中。詔解郢州之圍。送慕容儼歸國。齊亦以城在江外難守。割以還梁。自是舉朝相慶。獨霸先不悅。四字領起下文無數情事先是霸先與僧辯共滅侯景。情好甚篤。僧辯居石頭城。霸先在京口。彼此推心相待。及僧辯欲納淵明。霸先遣使苦爭之。往返數次。僧辯不從。霸先私謂所親曰。武帝子孫甚多。唯孝元能復讎雪恥。其子何罪。而忽廢之。吾與王公。並受托孤之任。而王公一日改圖。外依戎狄。援立非次。其志欲何爲乎。乃密有相圖之意。具袍數千領。及錦彩金銀。爲賞賜之具。事未發。有告齊師大舉入寇者。僧辯遣其記室江旰來告霸先。使爲之備。正好備此聚兵霸先因留江旰於京口。托言舉兵禦齊。實襲僧辯。謀既定。召部將侯安都。周文育。徐度。杜稜。告之。稜有難色。霸先懼洩其謀。以手巾絞稜。悶絕於地。因閉之別室。部分將士。分賜金帛。以侄曇朗鎮京口。使徐度侯安都帥水軍趨石頭。臨發。霸先控馬未進。安都怒且懼。追罵霸先曰。今日作賊。事勢

已成。生死決於須臾。在後欲何所望。若敗俱死。後其得免砍頭耶。數語性急如見霸先曰。安都嗔我。乃急進。安都至石頭城北。棄舟登岸。城牆北接岡阜。不甚危峻。地皆荒僻。無兵防守。安都被甲。帶長兵。軍人捧之。投於女垣內。衆隨而入。不數步。卽僧辯署後。牆亦單。一躍而進。逢人卽殺之。遂及僧辯臥室。霸先亦自南門入。僧辯方起視事。外白有兵。問曰。兵何來。語未竟。兵自內出。僧辯離座遽走。出遇其子頷。呼曰。霸先反矣。僧辯遑迫。遂與頷帥左右數十人。苦戰於聽事前。斯時外兵益集。左右死傷略盡。力不敵。走登南門樓。拜請乞哀。霸先曰。速下就縛。不然我焚樓矣。軍士將縱火。僧辯父子遂下。霸先執之。謂曰。我有何辜。公欲與齊師賜討。且身爲大將。何無備若此。僧辯曰。委公北門。何爲無備。且汝欲殺我。乃謂我欲殺汝耶。是夜鎖其父子於別室。皆縊殺之。兩雄不並立。霸先不殺僧辯。僧辯亦必殺霸先。所謂先下手爲強耳。乃列僧辯罪狀。布告中外。且曰。斧鉞所加。唯僧辯一門。其餘親黨。一無所問。貞陽遂遜帝位。出就外邸。百僚奉晉安復位。大赦改元。以淵明爲司徒。封建

安公加霸先尙書令。都督中外諸軍事。大權一歸霸先。人謂霸先之殺僧辯。全爲國事起見。不知致二人參商者。尙有一段隱情在內。說也話長。且聽下文分講。

岳陽投魏。皆因湘東殲滅宗支。欲藉以免禍。且復讎也。乃引魏入境。直猶倒戈而授之柄。雖叩首稱臣。庸得自由。貞陽旣投於齊。聞梁亂而欲覲大位。亦是引狼居屋。况并不能久安其位。禍由自取。王僧辯始與霸先議立晉安。慷慨仗義。旋以貞陽倚齊爭立。又復首鼠多端。宜霸先力爭之也。爭之不聽。因而殺之。迎立晉陽。大權得握。以至騎虎難下。有不得不受命之勢。殆亦天啓之者耶。

第二十九卷

慕狡童紅霞失節

掃餘寇興國稱尊

話說霸先襲殺僧辯。其隙從何而起。先是霸先有女。名紅霞。其母張氏。霸先妾也。夢折桃花而生。故以紅霞爲名。年及笄。美而慧。不特容顏出衆。亦且詩畫兼

優。自江陵之陷。霸先子弟之在荊州者。盡入於魏。而紅霞常依膝下。母又早亡。霸先特愛憐之。恣其情性。不甚拘束。故常風流自喜。以閨訓所是時霸先與僧辯結廉藺之誼。僧辯有子名頡。饒丰姿。善騎射。霸先遂以女許焉。會僧辯有母喪。未成婚。一日頡至京口。以子壻禮來見。紅霞方問省堂上。從屏後窺之。見其體態不羣。風流可愛。自以爲得人。不覺春心撩亂。歸房之後。感想形於夢寐。私語其婢巧奴曰。天下美男子。有勝於王郎者乎。口誦心維。急不能待。光景有巧奴笑曰。王郎美矣。小姐特未見東閣公子身邊隨侍的陳子高耳。其美勝於王郎數倍。如並見之。當使王郎無色。紅霞曰。那人何在。巧奴曰。其人卽在府中。朝夕侍公子左右。公子亦愛如珍寶。紅霞曰。汝得令我一見乎。巧奴曰。見之甚易。俟其隨公子在堂。小姐亦從屏後窺之可耳。一日探得公子在堂。卽往窺之。果然容顏姣好。遠勝王郎。遂移思慕之心。全注子高身上。見色卽慕人。盡可夫矣。看官你道子高因何在。流先是子高世居會稽山陰。家甚貧。業織屨爲生。俟景亂。人民漂散。子高從父流。

寓都下。年十六。尙總角。容貌昉麗。纖妍潔白。如美婦人。螭首膏髮。自然蛾眉。見者靡不嘖嘖稱羨。卽遇亂卒。揮白刃相加。見其姿態。噤不忍下。得免死者數矣。及侯景平。干戈稍息。人民各歸故土。子高父已死。亦思還鄉。一日走往江口。覓船寄載。路遇一相者。熟視之曰。觀子氣色。精光內露。富貴在卽矣。子高曰。貧苦若此。得免餓死幸矣。何富貴之敢望。相者曰。子記吾言。前途自有好處也。子高笑而置之。行至江口。見有巨船廿號。旗旛招颺。排列江岸。詢之。乃是霸先侄。名倩。字子華。素具文武才。卽後陳文帝以將軍出鎮吳興。停舟於此。子高不敢求載。呆立視之。時倩在舟中。獨坐無聊。走向艙口外望。忽見一美少年。提一行囊。立在船側。雖衣衫藍縷。而顏色美麗。光采奕奕。大驚曰。不意塗泥中有此美璧。艷色在前

正中蓋倩素有龍陽之癖。一遇子高。越看越愛。不禁神魂飄蕩。便令人呼之上船。子高進艙。卽見退立於旁。近視之。更覺其美。便問曰。若欲何往。子高曰。欲歸山陰。在此求載。倩曰。汝歸山陰。量汝亦無出頭之日。若欲富貴。盍從我去。子高

忽憶相士之言。連忙跪下謝曰。如蒙將軍不棄。願充執鞭之役。蒨大喜。便令後
艙香湯沐浴。衣以錦繡。使之侍側。是夜遂共枕席。其兄肆淫其妹桃花。星已暗暗照命矣。蒨頗偉
於器。子高初嘗此味。相就之際。不勝痛楚。嚙被以忍。被盡裂。蒨憐之。欲止曰。得
無創巨汝太過耶。子高曰。身既屬公。則我身即公身也。死且不辭。創何害焉。蒨
益愛之。事畢。擁抱而睡。日中不起。蓋子高膚理色澤。柔靡都曼。而性又柔順。善
體主意。曲得其歡。故蒨得之。如獲至寶。自此以後。恆執佩身刀。侍立左右。片刻
不離。蒨素性急。在吳興時。每有所怒。目若虓虎。燄燄欲啖人。一顧子高。其怒立
解。麾下稟事者。必俟子高在側。可以無觸公怒。蒨常爲詩贈之曰。

昔聞周小史。

今歌明下童。

玉塵手不別。

羊車市若空。

誰愁兩雄並。

金貂應讓儂。

因教以武藝。兼習詩書。子高從此亦工騎射。頗通文義。一夜蒨樂甚。私語子高
曰。人言吾有帝王相。果爾當冊汝爲后。但恐同姓致嫌耳。子高曰。古有女主。當

亦有男后。明公果垂異恩。奴亦何辭作吳孟子耶。因請改姓爲韓。蒯大笑。年漸長。子高之具亦偉。蒯嘗撫而笑曰。他日若遇娘子軍。當使汝作前鋒。衝堅陷陣。所當者破。亦足壯我先聲也。孰知先將子高答曰。政慮粉陣繞孫吳。非奴鐵纏稍翼之使前。王大將軍不免落坑塹耳。其善酬接如此。蒯又夢騎馬登高山之上。路危欲墮。子高從後推之。始得升。由是益寵任之。至是蒯解吳興之任。佐霸先鎮京口。同居一府。子高亦住府中。故紅霞見而悅之。謂巧奴曰。汝固有眼。不意近在一家而幾失之也。自此朝思暮想。懨懨生起病來。巧奴會其意。乃曰。小姐近日精神消滅。得毋爲那人乎。紅霞曰。不瞞你說。我實想他。你有何計策。喚他進來。一遂吾懷。吾當重重賞你。巧奴搖首曰。奴亦有心久矣。但那人與公子。時刻不離。無從近之。奈何。紅霞聞之。默默不樂。因作一詩寄意云。

錯認王郎是子都。

牆東更有霍家奴。

只憐咫尺重門隔。

暮雨瀟瀟暗自吁。

一日紅霞正在房中納悶。忽見巧奴笑嘻嘻走進道。小姐喜事到了。紅霞曰。何喜。巧奴曰。今日大將軍出征。帶領公子同往。子高因有微恙。不便鞍馬。獨留書室。我已打聽明白。到晚。小婢以小姐之命喚他。那怕他不卽進來。豈非平日思想。可以一旦消釋。若無紅娘。此可見。紅霞大喜。巴不得立時相會。就囑巧奴。點燈後。先把守門人打發開了。卽到東園。悄悄領他進來。巧奴欣喜領命。却說子高隨公子在府。所居名曰東閣。乃是內園深處。與小姐所住內室。僅隔一條夾巷。公子愛其地幽雅。故獨與子高居此。其餘從者。日間進來伺候。夜間俱宿外廂。將子高當作絕代麗人。而以東閣爲藏嬌之所。奈值軍事緊迫。子高病體初愈。不能隨往。故留他看守東閣。且可靜心調養。當日子高獨處無聊。到夜更覺寂寞。坐至初更。正欲閉戶就寢。忽見一輕年女子。悄悄步入室。子高忙問道。姐姐到此何幹。女微笑道。吾奉小姐之命。特來喚你進去。子高愕然道。僕何人斯。而敢私入內室耶。巧奴再三催之。堅不敢往。巧奴無奈。只得進內回覆紅霞。言其

懼罪不進之故。紅霞此時已等得不耐煩。聞其不來。心愈著急。一腔春意。那裏按納得住。也顧不得千金身價。只得帶了巧奴。自往招之。時已更深。月明如晝。府中上下俱已熟睡。唯子高被巧奴一番纏擾。坐臥不寧。門尙半啓。忽見巧奴復來。低語道。小姐自來喚你了。快去接見。子高大驚。連忙趨出。果見小姐立在門首。便道何物小子。敢勞小姐降臨。紅霞以手招道。來。奴自有話問你。只此一呼

淫態如見回身便走。巧奴便催他進內。子高懼違小姐之命。只得帶上雙扉。亦隨後而入。幸喜一條長術。曲曲折折。直至內宅門首。守門乃一老僕。已受紅霞囑咐。早早去睡。並無一人撞見。須知深園內院此等事越做越易心下稍安。及進宅門。小姐已歸繡閣。巧奴候在庭中。便引子高直至內房。諸婢知趣。各自躲開。單留小姐獨倚粧臺。子高見了小姐。忙卽跪下。紅霞便以手扶起道。不必行此大禮。但奴慕郎已久。渴欲一會。郎何作難若此。子高曰。非不欲也。直不敢耳。紅霞曰。我爲父愛。府中人莫敢犯我。子母畏焉。巧奴在旁道。夜深了。良辰有幾。請安睡罷。好漢斯時

女固春心蕩漾。男亦慾火如焚。遂共解衣上床。要曉得紅霞情竇。雖開。尙屬含葩處女。怎禁得子高之具。已與主人相仿。嬌枝嫩蕊。豈堪承受。只因紅霞貪歡過甚。雖苦亦樂。又虧子高曲意溫存。漸入佳境。使之盡忘艱楚。直至五鼓。雲收雨散。方擁抱而寢。沉沉睡去。巧奴見天色將明。忙催子高起身。二人只得披衣而起。送至堂前。重訂後會而別。從此朝出暮入。巧奴亦諧私好。紅霞越發情濃。所有珠玉珍寶。價值萬計。悉以與之。又嘗書一詩於白團扇。畫比翼鳥於上。以遺子高。

暗裏往來已難掩人耳目又要實弄才情形之紙墨其事焉得不破詩曰。

人道團扇如圓月。

儂道圓月不長圓。

願得炎州無霜色。

出入歡袖千百年。

子高亦答以詩云。

團扇復團扇。

宛轉隨身便。

珍重手中擎。

如見佳人面。

久之。事漸洩。合府皆知。唯事關閨閣。又係主人愛女。唯敢洩漏。故霸先全然不覺。其後子高恃寵。凌其同伴。同伴怨之。欲發其事。而慮主人庇之。反致罪責。乃竊其所贈團扇。逃至建康。以呈王頴。且告之故。頴大忿恨。訴其父僧辯。僧辯怒。託以他故。絕陳女婚。霸先亦怒。謂僧辯無故絕婚。必有相圖之意。因此外和內忌。常懷異志。至是僧辯納淵明爲帝。又拂其意。遂發兵襲僧辯。併其子顛殺之。後舊出鎮長城。子高遂往。不得與女相見。女日夜想念。鬱鬱而死。子高不能常死。復合焉。得不以鬱死。此女子犯淫之報。此是後話不表。再說僧辯既死。其親戚黨與之爲州郡者。皆不附霸先。於是杜龕據吳興叛。韋載據義興叛。王僧智據吳郡叛。徐嗣徽及弟嗣先。皆以州降齊。欲爲僧辯報仇。霸先聞諸郡不服。謂其姪舊曰。汝往長城。速收兵以備杜龕。吾使周文育進攻義興。舊奉命。晝夜馳往。纔至長城。收兵得數百人。杜龕將周泰。將精兵五千奄至。將士皆失色。舊言笑自若。部分益明。衆心乃定。此表陳舊之能。泰攻之。不克而退。却說文育進攻義興。義興縣多霸先舊兵。善

用弩。韋載收得數十人。繫以長鎖。命所親監之。使射文育軍。約曰。十發不兩中者死。故每發輒斃一人。文育軍遂却。韋載因於城外。據水立柵。霸先聞文育軍不利。乃留侯安都宿衛臺省。親自出兵討之。那知徐嗣徽打聽霸先東出。密結豫州刺史任約。將精兵八千。乘虛入建康。且約齊師爲援。是日。入據石頭。游騎至闕下。一路未平一路復乘虛而入此時霸先真有左支右絀之勢安都閉城門。藏旗幟。示之以弱。下令城中曰。登陴矚賊者斬。及夕。城中寂然。外兵莫測所爲。不敢遽攻。安都乃夜爲戰備。明日。帥甲士三百。開東掖門出戰。大破之。嗣徽等奔還石頭。不敢復逼臺城。却說霸先至義興。進攻韋載。拔其水柵。載懼乞降。霸先厚撫之。引置左右。與之謀議。忽報嗣徽任約率兵內犯。石頭已失。大驚。乃留文育討杜龔。救長城。裴忌攻王僧智。收吳郡。自引親軍。卷甲還都。纔至建康。恰值齊將柳達摩赴嗣徽之約。率兵一萬。運米三萬石。馬千匹。於石頭。兵勢甚盛。霸先問計於韋載。善用兵者朝爲載曰。齊若分兵。先據三吳之路。略地東境。則時事去矣。今可急

寇警甚爲心腹
霸先之謂也

載曰。齊若分兵。先據三吳之路。略地東境。則時事去矣。今可急

於淮南。因侯景故壘築城。以通東道。分兵絕彼之糧運。使進無所資。則齊將之首旬日可致。霸先從之。乃於大航之南。築侯景故壘。使杜稜守之。先是嗣徽入犯。留其家於秦郡。安都覘其無備。襲破之。俘數百人。收其家。得琵琶及鷹。遣使送之。曰。昨至弟處得此。今以奉還。嗣徽大懼。當是時。柳達摩度淮置陣。霸先督兵疾戰。縱火燒其柵。齊兵大敗。爭舟相擠。溺死者以千數。明日再戰。又大破之。盡收其軍資器械。齊師不敢出。亦退守石頭。霸先四面進擊。絕其水道。城中水一升。直絹一匹。達摩懼。遣使求和於霸先。且求質子。時京師虛弱。糧運不繼。朝臣皆欲與和。請以霸先從子曇郎爲質。霸先曰。今在位諸賢。欲息肩於齊。若違衆議。謂孤愛曇郎。不恤國家。今決遣曇郎。棄之寇庭。但齊人無信。謂我微弱。必即背盟。見得齊寇若來。諸君須爲孤力鬪也。乃以曇郎爲質。與齊人盟於城外。將士恣其南北。齊師乃退。嗣徽任約亦皆奔齊。話分兩頭。裴忌受命攻王僧智。率其所部精兵。倍道兼行。自錢塘直趣吳郡。夜至城下。鼓譟薄之。呼聲震天地。

僧智以爲大軍至。懼不敵。輕舟奔吳興。旣而奔齊。忌入據之。霸先卽以忌爲吳郡太守。已平陳蒨在長城。收兵得八千人。與文育合軍進攻杜龕。龕勇而無謀。嗜酒常醉。其將周泰。隱與蒨通。屢戰皆敗。泰因說之使降。龕將從之。其妻王氏曰。霸先警隙如此。降必不免。何可屈己。因出私財賞募。得壯士數百。出擊蒨軍。大破之。龕喜。飲酒過醉。可惜英雄婦人據此酒鬼是夜。周泰開門。引敵入城。兵至府中。龕尙醉臥未覺。蒨遣人負出於項王寺前。斬之。盡滅其家。由是東土之不服者皆平。再講齊師旣歸。降將徐嗣徽等。日夜勸齊伐梁。謂江南一舉可取。齊主從之。乃遣儀同蕭軌、庫狄伏連、與任約、徐嗣徽合兵十萬。大舉入寇。晝夜兼進。直據蕪湖。霸先得報。謂諸將曰。何如。吾固知齊兵之必至也。乃遣侯安都率領諸將。共據梁山禦之。齊人詐言欲召建安公淵明歸北。當卽退師。霸先欲具舟送之。會淵明疽發背卒。不果。於是齊兵發蕪湖。庚寅入丹陽縣。丙申至秣陵故治。建康大震。霸先乃遣文育將兵屯方山。徐度頓馬牧。杜稜頓大航南。爲犄角之勢。以

拒之。齊人跨淮立橋。引渡兵馬。夜圍方山。而嗣徽則據青墩之險。大列戰艦。以斷文育歸路。兵勢嚴密。至明。文育鼓譟而發。反攻嗣徽。所向披靡。直出陣後。嗣徽有偏將鮑碎。力敵萬夫。勇冠一軍。獨以小艦殿後。文育乘舟舳舻與戰。相去數丈。躡身一躍。跳上碎船。手起刀落。將碎斬落水中。連殺數人。牽其船而還。表此

之文育嗣徽之衆大駭。癸卯。齊兵進及倪塘。遊騎直至臺城。上下危懼。霸先因作背城之戰。親自出拒。恰好文育軍亦至。士氣乃壯。將戰。大風從敵陣來。霸先曰。兵不逆風。文育曰。事急矣。焉用古法。抽槊上馬先進。衆軍從之。風亦尋轉。殺傷數百人。齊兵乃却。俄而齊師至幕府山。鋒甚銳。霸先不出。潛使別將錢明領精卒三千乘夜渡江。邀擊齊人糧運。盡獲其船米。齊軍由此乏食。只顧前而不顧後焉得不敗

任約謂嗣徽曰。此時尙可一戰。若相持不決。糧盡兵散。何以自全。嗣徽曰。然。乃引齊軍踰鍾山。至元武湖。進據北郊壇。以逼建康。霸先移兵壇北。與齊人相對。是夜大雨震電。暴風拔木。平地水深丈餘。齊軍晝夜坐立泥中。足指皆爛。懸鬲

以爨。而臺中地高。水易退。道路皆燥。官軍每得更番相易。然四方壅隔。糧運不至。建康戶口流散。徵求無所。人盡憂之。天少霽。霸先將戰。向市人調食。僅得麥飯。分給軍士。士皆飢疲。恰好陳蒨以米二千斛。鴨千頭。從間道送至建康。霸先大喜。乃命炊米煮鴨。人人以荷葉裹飯。分以鴨肉數臠。未明。蓐食。比曉出戰。侯安都謂蕭摩訶曰。卿驍勇有名。千聞不如一見。摩訶對曰。今日令公見之。及兩兵方合。安都挺鎗躍馬。冲入敵陣。手殺數人。忽馬蹶墮地。齊人圍之。奮鎗亂刺。摩訶望見。單騎大呼。直衝齊軍。刀舉處。齊將紛紛落馬。殺開一條血路。奪得敵馬。以與安都。安都乃免。此表摩訶之勇霸先望見曰。事急矣。遂與吳明徹等聚兵合擊。各殊死鬪。周文育又從白下引兵橫出其後。首尾並舉。齊師大潰。斬獲萬餘。相蹂藉而死者。不可勝計。生擒徐嗣徽。及弟嗣宗。斬之。乘勢追襲。虜得齊將蕭軌等將帥四十六人。其軍士得竄至江者。縛荻筏以濟。中江而溺。流尸至京口。翳水瀾岸。唯任約王僧愔得免。是役也。梁大勝齊。齊喪師十萬。逃歸者不及什之

二三。建康危而復安。軍士以賞俘換酒。一人裁得一醉。庚申。斬蕭軌等於市。齊人聞之。亦殺陳曇郎。是時外寇既靖。疆土粗安。乃進霸先位相國。總百揆。封陳公。加黃鉞殊禮。贊拜不名。於是大小臣工。皆知梁祚將終。霸先革命在卽。而相率勸進。霸先受命亦時勢使然。猶之騎虎不能復下也。太府卿何凱。新州刺史華志。各上玉璽一枚。皆言草土中有紅光透出。掘而得之。主有聖明治世謹奉以獻。霸先受之。又大夫王彭。稱於今月五日平旦。見龍迹自犬社至象闕。亘三四里。爲霸先賀。司天官奏慶雲呈於東方。慧星見於西北。主有除舊更新之象。又鍾山甘霖大降。嘉禾一穗六岐。羣臣爭勸霸先受禪。以副天人之望。於是進爵爲王。增封二十郡。自置陳國以下官屬。冕用十有二旒。建天子旌旗。出警入蹕。永定元年十月戊辰。敬帝下詔禪位於陳。是日。陳主使將軍沈恪勒兵入殿。衛送梁帝如別宮。沈恪排闥見王。叩頭謝曰。恪經事蕭氏。今日不忍見此。分受死耳。決不奉命。沈恪有心王嘉其意。不復逼。更以他人代之。乙亥。王卽帝位於南郊。先是氛霧滿天。晝夜

晦冥。至於是日。景氣清晏。識者知有天意焉。禮畢還宮。臨太極前殿。受百官朝賀。改元大赦。奉敬帝爲江陰王。降太后爲太妃。皇后爲妃。辛巳。立七廟。追尊皇考曰景皇帝。皇妣董氏曰安皇后。立夫人章氏爲皇后。以太子昌留魏。故不立太子。先是侯景之平也。火焚太極殿。敬帝時。議欲建之。獨闕一柱。遍索山谷間不得。至是有樟木大十八圍。長四丈五尺。流泊江口。朝臣皆以爲天降神木。助宏王基。上表稱賀。遂取以建殿。尺寸不爽。殿成。詔以皇姪蒨爲臨川王。大封百僚。梁之舊臣。莫不受命。那知四方皆服新朝。一人獨懷舊主。聞陳篡位。仗義興兵。誓必爲梁報讎。帝聞之。歎曰。吾固知其不服也。你道此人是誰。且聽下文分講。

紅霞淫女。何足重輕。所以曲折寫之者。爲陳霸先與王僧辯父子啓釁之故。蓋天之所興。魏不得而奪之。齊亦不得而禁之。陳蒨有龍陽之好。嬖人通其妹而不知。遏淫說有云。我旣引水入牆。彼必乘風縱火。信矣。戒之哉。

第三十卷

廢伯宗安成篡位

擒王琳明徹立功

話說梁社既亡。舊臣皆服新朝。孰敢起而相抗。單有湘州刺史王琳。素懷忠義。不以盛衰改節。先是江陵陷。元帝被害。琳率衆發哀。三軍縞素。屯兵長沙。傳檄州郡。爲進取之計。前補琳敬帝既立。琳復擁戴建康。不敢有二。及霸先誅僧辯。握大權。隱有受禪之志。心甚不平。繼聞敬帝禪位於陳。不勝大怒。乃求援於齊。請納永嘉王莊以主梁祀。齊乃送莊還江南。琳便奉莊卽帝位。改元天啓。莊以琳爲丞相。建牙勒衆。大治舟艦。欲攻建康。帝聞其反。乃假侯安都爲西道都督。周文育爲南道都督。將舟師二萬。會於武昌。以擊之。謂二將曰。王琳蓄志已久。練兵有年。其下多驍勇之士。此未可以輕敵也。二人素輕王琳。以爲此殘梁遺寇。平之易若反掌。絕不爲意。又兩軍並行。不相統攝。部下交爭。各無奮志。敗之由致行至武昌。琳將樊猛懼不能敵。退守郢州。安都意益驕。遂進兵圍之。裨將周鐵虎謂不宜頓兵堅城之下。當先破王琳。則郢城自服。安都不可及。聞王琳大軍

將至。乃釋郢城之圍。進軍弇口以拒之。當是時。琳軍東岸。安都等結營西岸。相持數日。先點明兩下形勢琳與諸將計曰。彼軍驕甚。必不以我爲虞。可襲而取也。乃以老弱守營。夜引精兵。從下流潛渡。抄出東軍之後。乘軍士熟睡時候。一聲號炮。奮勇殺入。東軍果不設備。及至驚醒。大營已破。軍士皆抱頭鼠竄而逃。逃不及者。盡做刀下之鬼。安都文育等雖勇。怎奈四面盡是梁兵圍裹上來。左右親將。死傷略盡。欲逃無路。以故安都文育及裨將周錢虎等。皆被擒獲。及明。王琳歸營。諸將皆賀。乃引見陳俘。謂安都等曰。汝等皆號無敵。今乃爲吾擒乎。安都等不語。獨鐵虎詞氣不屈。琳殺之。而囚安都文育。貫以長鎖。繫之坐側。遂乘勝勢。襲據江州。帝聞報大駭。乃遣司空侯瑱。及領軍徐度。帥舟師三萬進討。帝親幸石頭送之。懸前之敗。頗有懼心。却說琳至湘口。水涸不得進。一夜春水暴漲。舟艦得通。乃引合肥灑湖之衆。舳艫相次而下。軍勢甚盛。瑱進軍虎檻洲。與琳隔洲而泊。明日合戰。琳軍少挫。退保西岸。及夕。東北風大起。吹其舟艦並壞。沒於沙中。風浪

大不得還浦。此亦天不助琳故有此失助天明風靜。琳入浦治船。瑱亦引軍退入蕪湖。時侯安都、周文育乘監守稍懈。帶鎖逃歸。侯瑱接見大喜曰。公等得脫。皆天意也。破賊必矣。遂奏聞於帝。帝雖怒其敗。而甚喜其歸。仍令隨軍效力。先是王琳乞師於齊。齊遣大將劉伯球將兵一萬助琳水戰。慕容子會將鐵騎二千屯蕪湖西岸。爲之聲勢。丙申將戰。侯瑱下令軍士晨炊蓐食以待之。時西南風急。琳自謂得天助。引兵直趣建康。瑱俟其舟盡過。乃徐出蕪湖躡其後。西南風反爲瑱用。琳命軍士擲火炬以燒陳船。皆反燒其船。軍陣大亂。瑱乃以小船蒙牛皮衝其艦。艦皆壞。琳由是大敗。軍士溺死者什二三。餘皆棄船登岸走。而齊兵之在西岸者亦慌亂起來。自相蹂踐。並陷於蘆荻泥淖中。陳師逼之。束手就縛。遂擒齊將伯球、慕容子會。斬獲萬計。琳見衆軍瓦解。大勢難支。只得冒陳急走。至盩城。猶欲收合離散。以圖再舉。奈衆無附者。遂奉永莊王及妻妾左右數十人奔齊。蓋以

蓋之梁敵方張之陳雖將如王琳亦智勇無所施矣

其將樊猛等皆率部曲來降。由是鄂湘盡平。江北無

警。梁之舊境。無不歸服於陳。雖有遠方倔強之徒。或降或叛。帝皆羈靡之。不忍勞師遠討。過用民力。卽位三年。四境粗安。當是時。南朝鼎遷於陳。西魏亦禪位宇文氏。改國號爲周。而陳太子昌。尙羈關中。帝乃遣使通好。且求太子昌歸國。周人許而不遣。心常不樂。未幾。帝不豫。遣尙書王通以疾告太廟及郊社。其後疾益甚。庚午。崩於璿璣殿。時年五十七。遺詔以臨川王倩入承大統。於是羣臣向王勸進。王謙讓弗敢當。太后又以太子昌尙在周邦。未肯下詔立君。衆莫能決。安都慷慨言曰。今四方未定。何暇及遠。臨川王先帝猶子。有大功於天下。須共立之。今日之事。後應者斬。便接劍上殿。啓太后出璽。手解臨川王髮。推就喪次。俯伏舉哀。大位難虛自應扶立臨川以哀畢。升殿卽位。是爲文帝。甲寅。遷殯於太極殿西階。羣臣上諡曰武皇帝。廟號高祖。高祖智以綏物。武以寧亂。英謀獨運。人皆莫及。加以儉素自率。常膳不過數品。私饗曲宴。皆用瓦器。肴核庶羞。裁令充足。後房衣不重綵。飾無金翠。及乎踐祚。彌厲恭儉。以故隆功茂德。光有

天下。今且按下不表。且說文帝卽位以來。兢兢業業。治己用人。一遵高祖之舊。尊王后爲皇太后。以司空侯瑱爲太尉。侯安都爲司空。徐度爲侍中。杜稜爲領軍將軍。立妃沈氏爲皇后。子伯宗爲皇太子。大業已定。把一箇太子昌竟置不問。斯時昌羈於北。聞高祖崩。臨川卽位。以爲奪了他基業。不勝憤怒。於是哀懇周人。求歸南土。時周朝宇文護國國。因念陳已有君。留之無益。落得做人情。遂遣南歸。昌至安陸。將濟江。先遣人致書於帝。責其不待己至。擅登大位。辭多不遜。極作遜退語。尙恐不能相容。况明承以爭位之意耶。帝視書不悅。然若拒而不納。臣下必有異論。乃召安都入內廷。從容謂曰。太子將至。須別求一藩。吾歸老焉。安都曰。自古豈有被代天子乎。臣愚不敢奉詔。請自往迎之。太子死於此矣。遂以昌爲驃騎將軍。封衡陽王。詔中書舍人緣道迎候。安都見太子。敬禮備至。請卽登舟濟江。太子從之。那知船中侍從。皆其腹心。行至中流。執而沉之於水。以溺死聞。

安都却死未竟。而致太子於死。未竟過甚。朝廷爲之發喪。後人有詩悲之云。

猶子巍巍握帝符。

前星失曜一身孤。

早知今日沉江底。

何不長安作匹夫。

衡陽既死。帝心暗喜。時帝有母弟瑒。尙留在周。帝思之。遣使關中通好。賂以黔中地及魯山郡。求放瑒還。周乃遣上士杜杲送瑒南歸。并其妃柳氏。及子叔寶。皆還建康。先是瑒在長安。軍主李總與瑒有舊。每同遊處。一日瑒被酒。張燈而寐。總入其室。見一大龍。臥於床上。便驚呼而走。瑒覺。問何所驚。總曰。子必大貴。異日無忘吾言。爲帝之光。及歸。與帝相對泣。卽封安成王。恩賞有加。帝謂周使杜杲曰。家弟今蒙禮遣。實周朝之惠。然魯山不返。亦恐未能及此。杲對曰。安成長安一布衣耳。而陳之介弟也。其價豈止一城而已哉。本朝敦睦九族。恕己及物。上遵太祖遺旨。下思繼好之義。是以遣之南歸。今乃云以尋常之士。易骨肉之親。非使臣所敢聞也。帝甚慚。曰。前言戲之耳。且說侯安都既害衡陽。進爵清遠公。威名甚重。羣臣莫出其右。自以功安社稷。日益驕矜。部下將帥。多不遵法。

度。有司檢問。則奔歸安都。安都庇之。凡上表啓。語多不遜。庸人得志。未有不恣肆者。而不得善終。亦取也。及侍宴酒酣。或箕踞座上。傾倚席間。不復盡人臣之禮。一日陪樂遊苑。視飲。醉謂帝曰。陛下今日何如。作臨川王時。帝不應。安都再三言之。帝曰。此雖天命。抑亦明公之力。宴訖。又啓御前。供張。賜借一用。將載妻妾來此歡會。帝雖許之。而心甚不平。明日安都坐御座。賓客居羣臣位。稱觴上壽。帝聞之益怒。漸奪其權。於是羣臣爭言安都之短。勸帝除之。迎合主意。庸臣伎倆。又有言其謀叛者。召入省中。賜死。初安都與杜僧明。周文育。皆助高祖成大業。追補前事。嘗爲壽於高祖前。各稱功伐。高祖曰。卿等皆良將也。而並有所短。杜公志大而識暗。狎下而驕上。矜其功。不收其拙。周侯交不擇人。而推心過差。居危履險。猜防不設。侯郎傲誕。而無厭。輕佻而肆志。並非全身之道。卒皆如其言。人咸服高祖之明。見云。此是餘話。不必細講。却說天康元年夏四月。帝不豫。臺閣衆事。並令尙書僕射到仲舉。五兵尙書孔奐。中書舍人劉師知。共決之。疾篤。憂太子伯宗柔弱。不能守位。謂

頊曰。吾欲遵泰伯之事。汝能無負我託否。頊拜伏於地。涕泣固辭。帝又謂諸臣曰。今三方鼎峙。四海事重。宜須長君。朕欲近則晉成。遠隆殷法。卿等宜遵此意。孔奐流涕對曰。陛下御膳違和。痊復非久。皇太子春秋鼎盛。聖德日躋。安成王介弟之尊。足爲周旦。若有廢立之心。臣等寧死。不敢聞詔。帝曰。古之遺直。復見於卿。乃以奐爲太子詹事。可見傳弟之言並非眞心之癸酉上殂。羣臣奉太子卽位。是爲廢帝。以安成王爲驃騎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安成遂帥衛士三百人居尙書省。以防非常。師知仲舉雖居禁中。共決政事。而大權總歸安成。刑賞黜陟。全不與衆人參懷。師知由是忌之。謂仲舉曰。安成不出。少主恐無自安之理。仲舉亦以爲然。乃密結右丞王暹。舍人殷不佞。右衛將軍陳子高。相爲黨援。原來子高自文帝繼統。以舊寵歷任要職。拜爲右衛將軍。統領軍府。在諸將中士馬最盛。因感舊君之恩。欲爲新主報效。故與仲舉相結。共謀出頊於外。然衆尙猶豫。未敢卽發。獨殷不佞以爲機不可緩。一日不告衆人。馳詣省中。矯勅謂頊曰。今四方

無事。王可且還東府。經理州務。經舉人舉動項聞之愕然。命駕將發。記室毛喜入見。項曰。陳有天下日淺。國禍繼臻。中外危懼。太后深惟至計。令王入省。共康庶績。今日之言。必非太后之意。宗社之重。願王三思。須更聞奏。無使姦人得肆其謀。今出外。卽受制於人。譬如曹爽。願作富家翁。其可得耶。項卽遣喜與吳明徹籌之。明徹曰。嗣君諒闇。萬機多闕。殿下親實周召。當輔安宗社。願留中勿疑。項乃稱疾。召劉師知至府。留之與語。使毛喜入言於太后。太后曰。今伯宗幼弱。政事並委二郎。此非我意。因召帝問之。帝曰。此自師知等所爲。朕不知也。喜出報項。項乃囚師知於室。親自入朝。面奏二宮。極陳師知之罪。帝曰。此等人。任叔父治之。一手推出其才不項出。卽以師知付廷尉。夜於獄中賜死。收王暹殷不佞並付獄。不佞少有孝行。項雅重之。故僅免官而誅王暹。餘人皆置不問。一日毛喜請簡人馬配子高。并賜器甲。項驚曰。子高謀反。方欲收執。何爲授以人馬器甲。喜曰。山陵始畢。邊寇尙多。子高受委前朝。權力正盛。若收之。恐不時授首。或

爲國患。宜推心安慰。使不自疑。伺間圖之。一壯士之力耳。項深然之。再講仲舉自師知死後。心益不安。乃使其子到都。乘小輿。蒙婦衣。來子高家。謀誅安成。往返數次。蹤跡漸露。項欲誘二人入朝而殺之。因托言議立皇太子。悉召文武。共集尙書省。二人隨衆入。乃使壯士執之。付獄賜死。先是前一夜。子高夢見紅霞以手招之曰。郎今可以共往矣。覺惡其不祥。俄而聞召。謂家人曰。此行吉凶難保也。及入。果賜死。子高過紅霞入夢而死。淫報不爽。再說子高既誅。其黨皆懼。湘州刺史華皎亦子高黨。懼禍及已。以湘州叛歸後梁。又乞師北周。勾連兩國之兵。來犯建康。軍勢甚盛。項欲討之。而恐不克。因問計於吳明徹。明徹曰。王自秉國以來。未嘗立大功。皎雖外結強援。軍心不一。勢易摧敗。王自引大兵擊之。蕩定可必。如是則大功立。民心之戴王益堅矣。勸其立大功。堅民心。隱爲受禪地步矣。項然其言。乃親引大軍三萬禦之。庚辰。戰於沌口。大破華皎。周梁之師亦潰。皎奔關中。湘州遂平。奏凱後。羣臣爭表安成之功。進位太傅。加殊禮。於是安成之權愈重。國中但知有安成。

不知有帝矣。帝弟始安王伯茂。心懷不平。屢肆惡言。項惡之。乃黜爲溫麻侯。置諸別館。使人邀於道殺之。詐言爲盜所殺。大索國中三日。帝聞之怒。遂不與安成相見。於是近臣毛喜等。勸頊早正大位。以一人心。頊從之。甲寅。乃以太皇太后令。誣帝與師知華皎通謀。君與臣不可通謀。豈臣與臣獨不可通謀耶。上遣太后。下害宗賢。無人君之度。且曰。文皇知子之鑒。事等帝堯。傳弟之懷。又符太伯。今可還申曩志。崇立賢君。遂廢帝爲臨海王。以安成王入篡大統。正月甲午。羣臣上璽綬。安成卽皇帝位。是爲宣帝。改元大建。復太皇太后爲皇太后。皇太后爲文皇后。立妃柳氏爲皇后。世子叔寶爲皇太子。後日陳國江山送於其手。封皇子叔陵爲始興王。羣臣悉以本位供職如故。帝幼有智慧。及長。美容儀。身長八尺三寸。手垂過膝。與文帝友愛甚篤。以地處嫌逼。遂篡天位。有負文帝。然少歷艱難。深悉民隱。故踐祚之後。勤勞庶政。不動干戈。江南之民。遂得少安。話分兩頭。王琳自奔齊之後。齊主命出合肥。召募兪楚。更圖進取。齊主命出合肥。召募兪楚。更圖進取。齊主命出合肥。召募兪楚。更圖進取。既而以琳爲揚州刺史。大行

臺。鎮壽陽。屢次上表。乞師南侵。尙書盧潛以爲時事未可。且謂與陳和親。齊主從之。乃遣散騎常侍崔瞻來聘。且歸南康愍王曇郎之喪。琳遂與潛有隙。更相表奏。齊主召琳赴鄴。以潛爲揚州刺史代之。由是二國聘問往來。信使不絕者數載。然是時。齊政日壞。國勢漸衰。後主信任權倖。屏黜忠良。周人乘齊之亂日肆憑陵。汾晉之間。幾無寧日。消息傳入建康。陳主大喜。以爲江淮舊境。乘此可復。乃集羣臣於內殿。商議伐齊。羣臣各有異同。獨吳明徹決策請行。齊亂陳治師行自捷兵法所謂見可而進也。帝曰。此事朕意已決。但元帥至重。諸卿以爲孰可。衆議以淳于量歷有大功。位望隆重。共署推之。左僕射徐陵獨曰。吳明徹家在淮左。悉彼風俗。將略人才。當今亦無過者。臣以爲元帥之任。非明徹不可。尙書裴忌曰。臣同徐僕射。陵應聲曰。非但明徹良帥。裴忌亦良副也。帝從之。乃拜明徹爲元帥。裴忌監軍事。統衆十萬伐齊。先取秦郡。歷陽兩路。刻日並發。齊人聞陳師來侵。共議出兵禦之。儀同王紘曰。官軍此屢失利。人情騷動。若復出頓江淮。恐北狄西寇。

乘弊而來。則世事去矣。莫若遣使江南。暫圖和好。然後薄賦省徭。息民養士。使朝廷協睦。遐邇歸心。天下皆當肅清。豈直陳氏而已。齊主不從。遣大將尉破胡。率兵救秦州。長孫洪略出兵救歷陽。侍中趙彥深。私問計於祕書監源文宗曰。弟往爲秦涇刺史。悉江淮間情事。今陳師入寇。何術以禦之。文宗曰。朝廷精兵。必不肯多付諸將。數千以下。適足爲吳人之餌。尉破胡人品卑下。公之所知。敗績之事。匪朝伊夕。何能制勝却敵。保有淮北耶。如文宗計者。不過專委王琳。招募江淮義勇三四萬人。風俗相通。能得死力。兼令舊將。將兵屯於淮北。足以固守。且琳之於頊。必不肯北面事之明矣。竊謂此計之上者。若不推赤心於琳。更遣餘人掣肘。復成速禍。彌不可爲。彥深歎曰。弟此策誠足制勝千里。但爭之十日。已不見從。時事至此。安可盡言。因相顧流涕。國家將危老臣痛心往往如此且說破胡將次秦州。去陳軍不遠。選長大有勇力者爲前鋒。號蒼頭。身披犀甲。手執大刀。其鋒甚銳。又有西城胡多力善射。弦無虛發。敵軍尤憚之。將戰。吳明徹謂蕭摩訶曰。

若殪此胡。則彼軍奪氣。君才不減關張矣。摩訶曰。願示其狀。當爲公取之。明徹乃召降人有識胡者。使指示之。自酌酒以飲。摩訶曰。飲明徹手中酒者。當令勇氣百倍。所向無前。摩訶飲畢。馳馬衝齊陣。大呼曰。有勇者速來一決。西域胡挺身出陣。十餘步。彀弓方發。摩訶遙擲銖硯。大呼曰。著。正中其額。應手而仆。齊陣中大力者十餘人出戰。摩訶揮刀皆斬之。易若拉朽。此表摩訶之勇齊人無不膽落。於是明徹乘敵之懼。縱兵大戰。齊兵大敗。尉破胡走。遂克秦州。先是破胡之出師也。齊使王琳與之俱。琳謂破胡曰。吳兵輕銳。宜以長策制之。慎勿輕鬪。破胡不從而敗。琳單騎僅免。奔還彭城。又陳將黃法甗與長孫洪略大戰於歷陽城下。臨陣斬之。遂克歷陽。由是兩路皆捷。大軍所至。勢如破竹。不數旬。已獲二十餘郡。齊將非降卽逃。單有王琳敗下。尙領殘兵數千。退保壽陽外郭。明徹乘夜攻之。琳且戰且守。飛章告急。齊乃復遣大將皮景和率師十萬來援。那知景和本非將才。一聞敵強。更懷懼怯。去壽陽三十里頓軍不進。僅虛張聲勢以畏敵。陳

將皆懼曰。堅城未拔。大援在近。將若之何。明徹曰。兵貴神速。而彼結營不進。自挫其鋒。吾知其不敢戰明矣。何畏。急攻壽陽。拔之可也。於是躬擐甲冑。四面疾攻。景和果不敢救。引兵退。遂克壽陽。生擒王琳。琳體貌閒雅。喜怒不形於色。有疆記才。軍府佐吏千數。一見皆能識其姓名。輕財愛士。得將卒心。雖流寓在鄴。齊人皆重其忠義。及被擒。舊時麾下將卒。多在明徹軍中。見之皆歔歔不能仰視。爭爲請命。及致資給。明徹恐其爲變。斬之於壽陽東二十里。琳有大將之才。齊不能專用之才。以致死於明。哭者聲如雷。有一叟以酒脯來祭。哭盡哀。收其血而去。田夫野老。知與不知。聞者莫不流涕。後人有詩悲之曰。

故國江山已化塵。

孤臣闔外尙捐身。

壽陽野老收遺血。

哭殺當時麾下人。

捷聞。帝大喜。置酒舉杯。屬徐陵曰。賞卿知人。陵避席曰。定策聖衷。非臣力也。乃以明徹爲車騎大將軍。都督豫合六州諸軍事。遣謁者蕭淳風。就壽陽册命。策

壇於城南。高數丈。士卒二十萬。皆戎裝。環立壇下。旗分五色。兵列八方。明徹登壇拜受。三軍皆呼萬歲。聲震山谷。鋪張揚厲有大將軍八面威風之勢觀者如堵。人皆榮之。其餘有功將士。皆進爵。以壽陽復爲豫州。以黃城爲司州。江淮舊境悉復。但未識齊人復來爭否。且俟下文再講。

王琳不忘舊主。志圖恢復。雖與貞陽同一奔齊。同一求援。事雖不成。其心可原矣。陳高祖明果節儉。雄略蓋世。在位三年。規模粗定。不愧一代開創之主。文帝克守舊章。迎回愛弟。欲效太伯之風。不惟能公天下。且見知人之明。廢帝並無失德。乃以衆臣推頊。卒不終位。殊覺可憐。宣帝當國。始却實心輔政。繼以衆臣欲出之。後以衆臣共戴之。遂登大寶。亦有天焉。卽李總之預見大龍。此其明徵矣。

卷三十一 張麗華善承寵愛 陳後主恣意風流

話說齊主聞壽陽陷。頗以爲憂。其嬖臣穆提婆曰。本是彼物。從其取去。假使國

家盡失黃河以南。猶可作一龜茲國。更可憐人生如寄。惟當行樂。何用愁爲。人小

只顧目前工於媚悅國左右嬖倖共贊和之。齊主大喜。因置邊事於度外。陳人

悉復其故疆。而齊不復爭。先是王琳傳首建康。詔懸其首於市。人莫敢顧。其故

吏朱瑒上書於僕射徐陵曰。

竊以典午將滅。徐廣爲晉家遺老。當塗已謝。馬孚稱魏室忠臣。梁故建寧公

琳。當離亂之辰。總方伯之任。天厭梁德。尙思匡繼。徒蘊包胥之志。終遭葺宏

之眚。至使身沒九泉。頭行千里。伏惟聖恩博厚。明詔爰發。赦王經之哭。許田

橫之葬。不使壽春城下。唯傳報葛之人。滄洲島上。獨有悲田之客。朱瑒情懇自不可及

陵得書。爲之請於帝。乃詔琳首還其親屬。瑒奉其首。葬之於八公山側。義故會

葬者數千人。皆痛哭拜奠。尋有壽陽義士毛智勝等五人。密送其柩於鄴。贈曰

武忠王。給輜輶車葬之。王琳事始畢今且按下不表。却說宣帝廣選嬪御。後宮多內

寵。生四十二男。長太子。柳皇后生。次始興王叔陵。又次長沙王叔堅。及下諸王。

皆衆妃所出。叔陵少機辨，狗聲名，爲帝鍾愛。然性強梁不羈，恃寵使氣。王公大臣多畏之。歷敘叔陵行事年十六，出爲江州刺史。嚴刻馭下，部民畏懼。歷任湘衡桂武四州。諸州鎮聞其至，皆股慄震恐。而叔陵日益暴橫，徵求役吏，無有紀極。又夜間不臥，燒燭達曉，召賓客嬖人，爭說民間細事，以相戲謔。自旦至午，方始寢寐。其曹局文案，非奉呼喚，不得上呈。瀟湘以南，詞人文士，皆逼爲左右侍從。其中脫有逃竄，輒殺其家屬妻子。民家妻女微有色貌者，皆逼而納之府中。州縣莫敢上言。以故帝弗之知。俄而召入，命治東府事務，兼祭臺省。凡執事之司，承意順旨者，卽諷上用之。厚加爵位，微致違忤，必抵以大罪。重者至死。又好飾虛名，每入朝，常於車中馬上，執卷讀書，高聲長誦，揚揚自若。歸至室內，或自執斧斤，爲沐猴百戲。又好遊冢墓間，見有塋表爲當世知名者，輒令左右發掘，取其石誌古器，并骸骨肘脛，持爲玩弄之物。所好奇極郭外有梅嶺，晉世王公貴人多葬其間。叔陵生母彭妃死，啓請梅嶺葬之，乃發謝太傅安石墓，棄去其柩，以

葬母棺。初喪之日。僞爲哀毀。自稱齋戒。將刺臂上血。爲母寫湮盤經。未及十日。庖廚擊鮮。日進甘膳。私召左右妻女。與之宣淫。其行事類如此。又有新安王者。名伯固。文帝子。性嗜酒。用度無節。所得俸祿。每不足於用。酣醉時。常乞丐於諸王。帝聞而憐之。特加賞賜。後出爲徐州刺史。在州不理政事。日出田獵。或乘眠輿。至於草間。輒呼百姓婦女同遊。動至旬日。所捕麋鹿等物。相與共享。成何體統帝知其不法。召至京。將廢棄之。而伯固善嘲虐。工諂媚。與叔陵相親狎。以故得帝歡。每宴集。必引之侍飲。又伯固性好射雉。叔陵好發古冢。出遊野外。必與偕行。一日兩人對飲。既酣。叔陵謂曰。主上若崩。吾不能爲太子下矣。無事時已有此心焉得安靜伯固曰。殿下雄才大略。豈太子所及。他日主天下者。非殿下而誰。吾雖不敏。當爲殿下助一臂之力。彼此大笑。於是情好大洽。遂謀不軌。伯固侍禁中。每有密語。必報叔陵。是時諸王皆留叔陵。單有長沙王叔堅。每與相抗。不肯下之。先是叔堅母。本吳中酒家女。宣帝微時。常飲其肆。遂與之通。家法原不正氣及貴。召拜淑儀。

生叔堅。叔堅性傑黠。有勇力。善騎射。帝亦愛之。嘗與叔陵爭寵。彼此相忌。每朝會。函簿不肯爲先後。必分道而趨。左右或爭道而鬪。至有死者。帝於二子皆所鍾愛。故稍加責讓。仍置酒和解之。由是二人益無顧忌。一日。帝方視朝。忽報周已滅齊。大懼。謂羣臣曰。周人得志於東。必復闢地於南。如此。江淮必受其害。得慮

是吾欲遣使於周。以修舊好。兼覘其動靜。諸臣以爲誰可使者。衆推袁憲。帝乃命憲入關。憲至周。周亦厚相接。既成禮。遂還建康。復命於帝曰。周雖滅齊。其勢可畏。然自周武死後。天元繼統。國政日亂。內外皆歸心丞相楊堅。臣料天元死後。堅必篡周。內務未遑。何暇外圖。只恐堅既得志。必有并吞江南之意。他日之憂。正勞聖慮也。帝曰。堅亦何能遽代周家。遂不以爲意。未幾。隋果代周。帝聞之。懼而謂憲曰。卿料事如神。他日之憂。正不可以不防。憲曰。陛下能念及此。兢兢業業。隋亦無如我何也。於是飭邊事。修武備。以爲自強之計。時大建十三年也。

伏下
陳

明年春。帝有疾。詔太子及始興王叔陵。長沙王叔堅。並入侍疾。叔陵

見帝病將危。陰懷異志。命典藥吏曰。切藥刀甚鈍。可礪之。蓋舊制諸王入宮。不許帶寸刃。故叔陵欲礪藥刀以行逆也。甲寅帝崩。倉猝之際。合宮驚慌。而叔陵命左右於外取劍。左右弗悟其旨。取朝服所佩木劍以進。叔陵頓足大怒。叔堅在側見之。知其有變。乃密伺所爲。俄而太子哀哭俯伏。叔堅偶如廁。叔陵猝起於旁。抽剉藥刀。斫太子中項。太子悶絕於地。柳后大呼救之。叔陵又斫后數下。乳媪吳氏自後掣其肘。太子浴血而起。叔陵持太子衣。太子奮身得脫。叔堅行至殿廊。聞內有喊聲。急即奔入。見叔陵行兇。遂從後搯之。奪去其刃。牽之就柱。以其摺袖縛之時。吳媪已扶太子避賊。叔堅求太子所在。欲受生殺之命。叔陵乘間奮力掙縛。縛解脫走。此段極忙迫中寫得面面都到。歷歷如畫。與龍門敘荆柯刺秦王筆法異曲同工。突出雲龍門。馳車還東府。使左右斷青溪道。放東城囚以充戰士。又遣人往新林。迫其所部兵。躬自被甲。戴白布帽。登城西門。招募百姓。散金帛以賞士卒。遍召諸王將帥。莫有至者。獨新安王伯固單馬赴之。助其指揮。聚兵千人。據城自守。時衆

軍並出防江。臺內空虛。人心驚亂。叔堅忙召蕭摩訶入內。使受敕討叔陵。摩訶受命出宮。卽帥馬步數百。直趣東府。叔陵惶恐。遣人送鼓吹與摩訶。謂之曰。事捷。必以公爲台鼎。摩訶誘之曰。須王心膂自來。方敢從命。叔陵乃遣所親戴溫。譚麒麟。來見摩訶。摩訶執以送臺。斬其首以徇東城。叔陵嘆曰。事不成矣。遂入內。呼其妻妾十人。盡沉於井。身率步騎數百。開城走。欲趣新林。而後乘舟奔隋。行至白楊路。爲臺軍所邀。伯固奔避入巷。叔陵馳騎拔刃追之。呼曰。爾欲求免耶。我先殺汝。君子重義不顧獨死伯固不得已復還。部下多棄甲潰去。訶摩刺叔陵仆地。其將陳仲華就斬其首。伯固亦爲亂兵所殺。自寅至己。其亂乃定。叔陵諸子皆賜死。時太子劄甚。臥承香殿。太后居伯梁殿。百司衆務。皆決於叔堅。丁巳。太子劄愈。羣臣奉璽綬。卽位於太極殿。改元至德。大赦天下。是爲後主。以長沙王爲司空驃騎大將軍。蕭摩訶爲車騎大將軍。封綬遠公。叔陵家金帛累巨萬。悉賜二人。叔陵事已畢且說長沙王既定內亂。自以有救護大功。驕健日甚。羣

臣忌之。

小人得意自恣固爲常情希寵者又從而問之安得不兄弟相殘

都官尙書孔範中書舍人施文慶皆

有寵於帝而惡叔堅所爲日夜求其短搆之於帝帝遂疎之以江總爲吏部尙

書奪其權叔堅旣失恩心不自安乃爲厭媚醢日月以求福或上書告其事驗

之有實帝乃囚叔堅於內省將殺之令內侍宣敕數其罪叔堅對曰臣之本心

非有他故但欲求親於主上耳今旣犯天憲罪固當死但臣死地下必見叔陵

願宣明詔責之於九泉之下絕調令帝感其言遂赦之免官歸第今且按下不表

却說陳自武帝開國綱紀粗備天下漸安繼以文宣承統勤勞庶政節己愛人

府庫充足民食有餘故大建之末江南號稱富庶後主卽位蒙業而安天下欣

欣望治然性耽詩酒專喜聲色始初尙有二三大臣輔以正道軍國之務稍爲

留心繼則佞倖日進諛言盈耳內寵外嬖共爲蠱惑而君志日荒矣再表後宮

有一美人姓張名麗華本兵家之女亦是陳數當蓋故天生尤物以蕩後主之心父兄以織席爲業

後主爲太子時被選入宮撥爲東宮侍婢時後主已得龔孔二妃花容月貌皆

稱絕色。並承寵愛。而於孔妃尤篤。嘗謂妃曰。古稱王廕西子之美。自吾視之。卿美當不弱耳。及麗華入宮。年纔十歲。爲孔妃給使。後主未之見也。一日與孔妃小飲。麗華捧卮以進。後主一見大驚。端視良久。謂妃曰。此國色也。卿何藏此佳麗。而不令我見。孔妃曰。妾謂殿下此時見之。猶嫌其早。後主問何故。對曰。其年尙幼。恐微葩嫩蕊。不足以受殿下採折耳。後主微笑。心雖愛之。憐其幼弱。不忍強與交歡。因作小詞以寄情。其詞曰。

海棠初試胭脂嫩。翠珮葳蕤弱。態難支。不許金風用力吹。入體情新桃時樣

慵梳掠。淡淡蛾眉雲鬢雙。垂欲護蘭芽。不自持。右調羅敷媚

後主作完是詞。以金花箋書付麗華。麗華叩謝。孔妃相顧而笑曰。殿下何多情也。原來麗華年雖幼小。天性聰明。吹彈歌舞。一見便會。詩詞歌賦。寓目卽曉。又善伺人顏色。雖孔妃亦甚愛之。年交十三。出落得輕盈婀娜。進止閑雅。容色益麗。每一盼睇。光彩照映左右。後主雖未臨幸。常抱置膝上。撫摩其體。此時麗華

芳心已動。雲情雨意。盈盈欲露。引得後主益發動情。那能再緩佳期。一夜風景融和。月明如水。酒闌之後。遂挽之同寢。得再忍不麗華初承雨露。嬌啼宛轉。不勝羞澀。而後主曲盡溫存。方堪承受。直至靈犀一透。彼此歡樂無限。明日起身。後主滿心喜悅。遂作一詞以示麗華。其詞曰。

明月映珠簾。依約小闌干。昨夜芙蓉帳底。占幾分春色。韻極愁癡未諳。雨雲情嬌羞更無力。爲問溫柔滋味。有誰人消得。右調好事近。

麗華亦依韻和之。詞曰。

喜氣上眉梢。斗轉月輪初側。雨露恩濃。天上愧好花顏色。確是初破瓜語柳條枝弱不堪攀。春風借微力。繡帳夜闌。情緒許姮娥。知得。

詞後書恭賀御製元韻。後主看了此詞。歡喜不已。讚道。你小小年紀。清詞麗句。乃能如此。結句帶著孔娘娘。尤見靈心四映。真才女也。從此兩情膠漆。如魚得水。寵幸更出龔孔之上。未幾。宣帝崩。後主卽位。拜爲貴妃。當叔陵作逆時。後主

受傷。臥承香殿中養病。諸妃皆不得侍。獨麗華侍左右。進湯藥。衣不解帶者數夜。及愈。益愛幸之。又內宮庭院雖廣。而武帝以來。皆尙簡樸。後主嫌其居處不華。未足爲藏嬌之所。乃於臨光殿前。起臨春結綺望仙三閣。

君心既蕩。必至侈及宮室。亦一定之

道

高數十丈。並數十間。窮土木之奇。極人工之巧。凡窗牖牆壁欄檻之類。皆以

沉檀木爲之。飾以金玉。間以珠翠。外施珠簾。內設寶牀寶帳。服玩珍奇。器物瑰麗。皆近古未有。閣下積石爲山。引水爲池。植以奇樹。雜以名花。每微風暫至。香聞數里。朝日初照。光映後庭。月明之夜。恍如仙界。

諸般設色。全爲麗華烘托。

後主自居臨春

閣。張貴妃居結綺閣。龔孔二貴嬪居望仙閣。並複道往來。又有王季二美人。張薛二淑媛。袁昭儀。何婕妤。江修容等七人。並以才色見幸。得游其上。麗華嘗於閣上覲粧。或臨軒獨坐。或倚欄遙望。見者皆疑姮娥出世。仙子臨凡。儼在縹緲峯頭。令人可望不可卽。

形容麗華之美。紙上如見。

於是外廷臣工。率以迎合爲事。有尙書顧

總。字總持。博學多文。尤工五言七言。溺於浮靡。後主寵之。日與遊宴。多作艷詩。

好事者抄傳調玩。爭相效尤。詩體一新。又有山陰人孔範。字法言。容止都雅。文章瞻麗。亦爲後主親愛。後主惡聞過失。範必曲爲文飾。稱揚贊美。又與孔貴妃結爲兄妹。只圖內援焉。惜廉恥。寵遇優渥。言聽計從。公卿多畏之。嘗語後主曰。外間諸將起自行伍。匹夫敵耳。深謀遠慮。非其所知。自是將帥微有過失。卽奪其兵。分配文吏。邊備之弛。皆範爲之。亡國之根已伏於此。時朝廷有狎客十人。顧總爲首。孔範次之。王瑳。施交慶。沈客卿等。又次之。皆得出入禁中。侍宴內庭。一日後主退朝之暇。正與諸臣飲酒賦詩。內侍呈上短章一道。乃貴妃麗華所奏。其略云。

妾聞陰陽無二理。男女本同揆。朝廷之上。不乏文人。閨閣之中。豈無才女。大家續漢成一代之良吏。蘇氏迴文。倡千秋之絕調。斯固巾幗增輝。鬚眉短氣者也。自古有之。今豈無偶。然空閨自蔽。美玉韞於匱中。繡戶深藏。驪珠埋於澗底。胸羅錦繡。未著芳聲。筆聚雲煙。難邀明鑒。蛾眉爲之痛心。脂粉因之減價。伏惟陛下睿思煥發。聖藻繽紛。俾旁求之典。兼及紅裙。徵辟之加。不遺綠

鬢。庶三千粉黛。爭攄風雅之才。與八百衣冠。共佐文明之治。書絕佳

後主覽表大悅。遍示諸臣。皆勸宜允所請。於是發詔四方。採選淑女。不論士庶貴賤。凡有才色可觀者。皆要報名送進。州郡爭迎上意。各各遵行。不上數月。選得女子數千。送至都下。齊集午門。後主遂與張孔二妃並坐內殿。一一引見。先試其才。徐別其貌。有才色兼備者十餘人。賜爲女學士。才有餘而色不及者。命爲女校書。供筆墨之職。色甚都而才不足者。命充內府。習歌舞之事。眞個豔冶滿前。笙簫聒耳。每遇飲宴。使諸妃嬪及女學士。與狎客雜坐聯吟。互相贈答。採其尤豔麗者。被以新聲。命宮女千餘人。習而歌之。其曲有玉樹後庭花。臨春樂等。風流極矣。其如不久何。內有云。璧月夜夜滿。瓊樹朝朝新。最稱絕唱。大略皆美諸妃之容色。君臣酣歌。自夕達旦。以此爲常。同一亡國之君。若著樞東昏。直不足比於人類。後主雖以酒色誤事。而風雅却不可沒。把軍國政事。皆置不問。百司啟奏。並因宦者蔡蛻兒。李善慶。以進。後主置麗華於膝上。共決之。李蔡所不能記者。麗華並爲條疏。無所遺脫。因參訪外事。人

間有一言一事。麗華必先知之。由是益加寵異。冠絕後庭。宦官近習。內外連結。賣官鬻獄。貨賂公行。大臣執政。皆從風諂附。以故上下解體。國事日壞。時有中書舍人傅縡。負才使氣。嬖倖多怨之。日進讒言。後主怒。收縡下獄。縡乃於獄中上書曰。

臣聞君人者。恭事上帝。子愛下民。省嗜慾。遠諂佞。未明求衣。日旰忘食。是以澤被區夏。慶流子孫。陛下頃來。酒色過度。不虔郊廟大神。專事淫昏之鬼。小人在側。宦侍弄權。惡忠直若仇讎。視小民如草芥。後宮曳綺繡。廐馬餘菽粟。而百姓飢寒。流離蔽野。神怒民怨。衆叛親離。若不改絃。易轍。臣恐東南王氣自斯而盡。

語語抗直切
後主之病

書奏。後主大怒。頃之意稍解。遣使謂之曰。我欲赦卿。卿能改過否。對曰。臣心如面。臣面可改。則臣心亦可改。使者復命。後主益怒。遂賜死獄中。從此直臣鉗口。弼士噤聲。君志益侈。民生日蹙。消息傳入長安。正值隋文開皇之年。本有削平。

四海之志。

不提筆

於是隋之羣臣爭勸其主伐陳。以救江南百姓。隋主曰：吾爲民

父母。豈可限一衣帶水而不拯之乎。乃下詔數後主二十大罪。散寫詔書二十

萬紙。遍諭江外。或謂兵行宜密。隋主曰：若彼懼而改過。朕又何求。否則顯行天

罰可也。奚事詭計爲。於是大治戰艦。陳師誓衆。命皇子晉王廣、秦王俊、清河公

楊素爲行軍元帥。總管韓擒虎、賀若弼等率兵分道四出。凡總管九十。兵五十

餘萬。皆受晉王節度。以左僕射高穎爲晉王元帥長史。軍中事咸取決焉。其兵

東接滄海。西距巴蜀。旌旗舟楫。橫亘數千里。無不奮勇爭先。盡欲滅此朝食。正

是全軍壓境。山河震。大敵臨江。神鬼驚。未識陳國若何禦之。且聽下回分解。

宣帝溺愛叔陵。嫡庶幾於無別。良善者尙或生心。况叔陵之兇悍性生者

乎。宴駕之日。以藥刀行弒。自取滅亡。皆宣帝貽謀之不善也。後主性格風

流。青宮時已然。宣帝不知選正人以輔之。任其狂蕩。一朝繼統。爲所得爲。

窮奢極欲。至於滅亡。哀哉。

第三十二卷 陳氏荒淫棄天險 隋兵鼓勇下江南

話說隋文帝大舉伐陳。將次臨江。沿邊州郡。飛報入朝。上下泄泄。咸不以爲意。獨僕射袁憲。請出兵禦之。且謂後主曰。京口采石。俱是要地。各須銳兵三千。並出金翅三百艘。緣江上下。以爲防備。後主曰。此是常事。邊城將帥。足以當之。若出人船。必致驚擾。徒亂人心。不聽。忠言逆耳。焉得不亡。及隋軍深入。州郡相繼告急。後主從容謂侍臣曰。齊兵三來。周師再至。無不摧敗而去。彼何爲者耶。孔範進曰。長江天塹。古以爲限。隔斷南北。今日隋軍。豈能飛渡耶。邊將欲作功勞。妄言事急。臣每患官卑。虜若渡江。臣定作太尉公矣。小人詔佞好爲大言。往往如是。或妄傳北軍在道。馬多死。範曰。可惜。此是我馬。何爲而死。後主大笑。深以爲然。奏伎縱酒。賦詩如故。先是蕭摩訶喪耦。續娶夫人任氏。年甚少。嘗以命婦入朝。與麗華說得投機。結爲姊妹。任氏生得容顏俏麗。體態輕盈。兼能吟詩作賦。自矜才色。頗慕風流。嫁得摩訶。富貴亦已稱心。微嫌摩訶是一武夫。閨房中惜玉憐香之事。全不在行。

故心常不足。入宮見後主與麗華。好似並蒂蓮。比翼鳥。無刻不親。何等恩愛。綢繆不勝欣羨。故見了後主。往往眉目送情。大有毛遂自薦之意。况後主是一好色之主。豔麗當前。正搔著心孔癢處。焉肯輕輕放過。好色人見一語一敘無不垂涎况遇美貌女子耶只因任氏是大臣之妻。礙著君臣面上。未便妄動。又相見時。妃嬪滿前。卽欲與他苟合。苦於無從下手。故此未獲如願。一日正當後主臨朝。麗華召夫人入內。留在結綺閣宴飲。你一盞。我一杯。殷勤相勸。麗華不覺酣醉。倚在繡榻之上。沉沉睡著。夫人見麗華醉了。乘著酒興。欲往望仙閣。與孔貴妃閑談片時。遂悄悄從複道走去。那知事有湊巧。恰值後主亦獨自走來。夫人迴避不及。忙卽俯伏在旁。後主笑嘻嘻走近身邊。以手相扶道。夫人既與我貴妃結爲姊妹。便是小姨了。何必行此大禮。夫人纔立起身。後主便挽定玉手。攜入密室。拉之並坐曰。慕卿已久。今日可副朕懷。夫人垂首含羞。輕輕俏語道。只恐此事不可。然見了風流天子。態度温存。早已心動。於是後主擁抱求歡。夫人亦含笑相就。絕不作

難。翻雲覆雨。笑語盈盈。以爲巫山之遇。不過如此。宮人見者。皆遠遠避開。任其二人淫蕩。良久事畢。遂各整衣而起。宮人進來。捧上金盆洗手。二人洗罷。同往結綺閣來。斯時夫人鬢亂釵斜。嬌羞滿面。麗華接見。忙上前稱賀道。此是陛下合享風流之福。故得遇姊。姊能曲體帝意。便是繡閣功臣。了何嫌之有。麗華可謂善於乃爲夫人重點新粧。閣中再開筵宴。當夜麗華留住夫人。使後主重赴陽臺之夢。較之初次。更覺情濃。明日夫人辭出。後主欲留。恐惹物議。因作小詞一闋。以訂後會。其詞曰。

雕闌掩映。花枝低亞。玉立亭亭如畫。巫山十二碧峯頭。喜片刻雨沾雲惹。相逢似夢。相知如舊。一點柔情非假。風流况味。兩心同願。無忘今夜。何等藉風流

右調鵲橋仙

夫人亦答小詞一首。以紀恩幸。其詞曰。

滿苑嬌花人似醉。芳草情多。也是榮苔砌。多謝春風能做美。一番濃露和煙。

翠。聖句令人心醉一霎匆匆羅帳裏。聚出無心。散却偏容易。窗外柳絲闌上倚。依依似把柔情繫。

右調蝶戀花

麗華見了。不勝嘆賞。曰。陛下天縱之才。姊妹閨中之秀。然皆深於情者也。蓋麗華有一種好處。枕席之事。全不妬忌。引薦宮中美色。常若不及。後宮多德之。故夫人於後主有私。不唯不妬。愈加親熱。自此夫人常召入宮。留宿過夜。在摩訶面前。只言被麗華留住。不肯放歸。摩訶是直性人。始初信以爲實。也不十分查問。其後風聲漸露。知與後主有姦。不勝大怒。因嘆道。我爲國家苦爭惡戰。幹下無數功勞。纔得打成天下。今嗣主不顧綱常名分。姦污我妻子。玷辱我門風。教我何顏立於朝廷。因此把忠君爲國的心腸。遂冷了一半。伏下遇敵不戰之由今且按下不表。却說隋兵旣起。賀若弼自北道爭先。韓擒虎自南邊開路。軍馬渡江。如入無人之境。沿江守將。望風盡走。俄而若弼進據鍾山。頓兵白虎岡。擒虎帥步騎二萬。屯於新林。內外大恐。寫得隋兵聲勢俱出時建康甲士。尙有十餘萬人。後主素懦怯。

不達軍事臺內處分一委施文慶。文慶務爲壅蔽。諸將凡有啓請。率皆不行。先是賀若弼之攻京口也。袁憲請出兵迎擊。後主不許。及弼至鍾山。憲又曰。弼懸軍深入。營塹未堅。出兵掩護。可以必克。又不許。及聞隋兵百萬。盡行壓境。後主始懼。乃召摩訶任忠等於內殿。商議軍事。摩訶不語。總以辱其妻故忠曰。兵法客貴速戰。主貴持重。今國家足食足兵。宜固守臺城。緣淮立柵。北軍雖來。勿與交戰。分兵斷江路。無令彼信得通。給臣精兵一萬。金翅艘三百。乘江而下。徑掩六合。彼大軍必謂渡江將士已被俘獲。自然挫氣。淮南土人皆與臣有舊。今聞臣往。必皆景從。臣復揚聲欲往徐州斷彼歸路。則諸軍不擊自去。待春水旣漲。上江守將周羅暉等。必沿流赴援。此良策也。後主不能從。明日歛然曰。兵久不決。令人腹煩。可呼蕭郎出兵一擊。孔範從旁贊之。且曰。殲盡醜虜。當爲陛下勒石燕然。至此猶爲大言。悅至可謂至死不變。任忠叩頭苦請勿戰。不從。謂摩訶曰。卿可爲我一決。摩訶曰。從來行陣。爲國爲身。今日之事。兼爲妻子。後主大喜。乃使魯廣達陳於白上岡。

居諸軍之南。任忠次之。孔範又次之。摩訶一軍最在北。諸軍相去南北亘二十里。首尾進退。各不相知。賀若弼將輕騎登山。遙望衆軍。因卽馳下。帥甲士八千勒陣待之。摩訶以後主通其妻。全無戰意。唯魯廣達與弼相當。摧堅陷陣。所向披靡。殺死隋將士三百餘人。隋師退走。弼見追兵至。輒縱煙以自隱。陳人旣勝。將士各將所得首級。走獻陳主求賞。弼知其驕惰。乃引兵趣孔範。範兵暫交卽退。只恃一張倭口。臨陣全無所用。諸軍顧之皆亂。隋兵乘之。遂大潰。死者五千人。摩訶旣不退。又不戰。遂被擒於陣。弼命斬之。摩訶顏色自若。乃釋而禮之。摩訶遂降。任忠馳馬入臺。見後主曰。兵已敗矣。臣實無所用力。奈何。後主與之金兩騰。使募人出戰。忠曰。陛下唯具舟楫。就上流諸軍。臣當以死奉衛。言罷卽出。後主信之。乃令宮人束裝以待。那知任忠已懷叛志。馳至石子岡。正遇韓擒虎軍來。便下馬迎降。擒虎大喜。遂相與並進。直入朱雀門。臺軍欲拒。忠揮之曰。老夫尙降。諸軍何事相抗。日旣不忠。又教人叛。宜後。衆聞之。皆散走。於是城內文武百官並遁。斯

時後主身旁不見一人。唯袁憲侍側。因謂之曰。朕從來待卿。不勝餘人。今人皆棄我去。唯卿獨留。不遇歲寒。焉知松柏。非唯朕無德。亦是江東衣冠道盡。者皆亦

有覺悟時耶

言罷。遽欲避匿。憲正色曰。北兵之入。必無所犯。大事如此。去將安之。臣

願陛下正衣冠。御正殿。依梁武帝見侯景故事。後主不從。下榻急走。曰。鋒刃之下。未可兒戲。朕自有計。從宮嬪十餘人。奔至後堂景陽殿。將投於井。袁憲自後

見之。以身蔽井。後主與爭。久之得入。

可謂得縮頭縮頭

憲慟哭而去。時隋兵入宮。執

內侍問曰。爾主何在。內侍指井曰。在是。窺之正黑。呼之不應。欲下石。乃聞叫聲。

以繩引之。怪其太重。及出。乃與張貴妃孔貴嬪同束而上。真廢物衆大笑。先是

沈皇后性端靜。寡嗜慾。後主遇之甚薄。張貴妃寵傾後宮。后澹然退處。未嘗有所忌怨。及隋兵入。居處如常。太子深。年十五。閉閣而坐。獨舍人孔伯魚侍側。軍

士叩閣而入。太子安坐。勞之曰。戎旅在途。得無勞乎。軍士咸致敬焉。

不圖後主有此佳兒

話分兩頭。賀若弼乘勝至樂遊苑。魯廣達猶督餘兵。苦戰不息。復殺隋軍數百

人。會日暮。乃解甲面臺。再拜慟哭。謂衆曰。我身不能救國。負罪深矣。士卒皆涕泣歎歎。遂就擒。弼夜燒北掖門入。聞擒虎已執叔寶。呼視之。叔寶惶懼。流汗股慄。向弼再拜。無可謂弼謂之曰。小國之君。當大國之臣。拜乃禮也。入朝不失作歸命侯。無勞恐懼。乃幽之德孝殿。以兵守之。却說晉王廣。素慕麗華之美。私囑高頴曰。公入建康。必留麗華。勿害其命。頴至。召麗華來見。曰。美固美矣。但太公蒙面以斬。姐已。我豈可留以誤人。乃斬之於青溪。晉王聞之。悵然失望。曰。昔人云。無德不報。我有以報高公矣。其後晉王爲帝。卒殺高頴。好色。心腸要與叔寶無二也。於是晉王整旅入建康。以施文慶受委不忠。曲爲諂佞。以蔽人主耳目。沈客卿重賦厚斂。以悅其上。與太市令陽慧郎。刑法監徐析。都令史暨慧。指爲五佞。並斬於石闕下。以謝三吳之人。使記室裴矩收圖籍。封府庫。資財一無所取。陳人賢之。且說當初陳高祖殺了王僧辯一家。只道王氏已絕。那知僧辯尙有一子遺下。名頴。當合家被難時。頴尙在襁褓。虧得乳母挈之以逃。流離北土。及壯。仕隋爲儀同三司。隋師

伐陳。從軍南來。及陳亡。欲報父讎。乃結壯士數十人。飲以酒而謂之曰。吾家與霸先有不共戴天之仇。願藉諸君之力。發其墓。毀其尸。以舒夙恨。有罪我自當之。雖死不悔。衆皆許諾。乃夜往。發陳祖陵。開其棺。尸尙不腐。跪而斬之。焚骨取灰。投水而飲之。曰。今而後可以報吾父於地下矣。觀此可見盛衰無常報復有時天明自縛。叩首於軍門。請正擅命之罪。晉王重其義。承制赦之。聞者莫不感歎。再說水軍都督周羅暉守江夏。與秦王俊相持踰月。隋兵不得進。又荊州刺史陳慧紀。與南康內史呂忠肅據巫峽。於北岸鑿石。綴鐵鎖三條。橫絕中流。以遏隋船。楊素奮兵擊之。四十餘戰。殺死隋兵五千餘人。素不能克。此數人差強人意及建康平。晉王廣以後主手書。招上江諸將。羅暉乃與諸將大臨三日。放兵降隋。慧紀忠肅亦解甲投誠。楊素乃得下至漢口。與秦王俊會。將次湘州。有兵守城不得進。素遣別將龐暉進兵攻之。舉城欲降。湘州刺史岳陽王叔慎。年十八。置酒會文武僚吏。酒酣。拍案嘆曰。君臣之義。盡於此矣。長史謝基伏而流涕。司馬侯正理。奮袂起。

曰。主辱臣死。諸君獨非大陳之臣乎。今國家有難。實致命之秋也。縱其無成。猶見臣節。青門之辱。有死不能。今日之機。不可猶豫。後應者斬。衆咸許諾。乃具牛馬幣帛。詐降於龐暉。誘之入城。叔慎伏甲門口。暉至。斬之以狗。此舉猶爲於是建牙勒兵。招合士衆。數日之中。得兵五千人。衡陽太守範通。武州刺史鄔居業。皆舉兵助之。素聞暉死。率大軍繼進。叔慎與戰。大敗。遂被擒。秦王俊斬之於漢口。其黨與皆死。死得有光彩又嶺南未有所附。數郡士民。共奉高涼郡太夫人洗氏爲主。號聖母。保境拒守。晉王遣柱國韋洗。安撫嶺外。至南康不得進。乃以叔寶書遺夫人。諭以國亡。使之歸隋。夫人集首領數千人。向北慟哭。女中丈夫謂其孫馮魂曰。昔武帝起兵吳興。我決其必成大事。故使汝以兵助之。補前後果代有梁業。我家累受其恩。曾幾何時。子孫不能守。把錦繡江山。盡付他人之手。曷勝浩歎。我以一隅之地。何敢與天下相抗。乃遣使迎洗。洗至廣州。曉諭嶺南諸州。無不歸順。於是陳國皆平。得州三十。郡一百。縣四百。三月己巳。送叔寶與其王公。

百司。並詣長安。陳氏遂亡。後人有長歌一篇。記其荒亡之跡云。

南朝天子愛豪華。芙蓉爲國顏作霞。不臨朝。右明光殿。只戀宮中桃李花。自矜文藻超凡俗。咳吐隨風散珠玉。批風抹月興無涯。品燕評鶯意不足。風流性格誇作家。終朝相對人如花。新詞豔句推江總。淺笑輕顰鬪麗華。朱樓翠殿。飄香遠舞榭。歌臺雲雨滿蓬萊。瀛海豔神仙。結綺臨春起池館。朱甍畫棟接青霄。雲作窗。樺虹作橋。龜網罟罟金落索。龍紋屏障玉鏤雕。珊瑚座映琉璃榻。繡帶珠簾銀蒜押。攆毳海上錦雲來。翡翠瓶中瓊樹插。錦筵羅列山海珍。猩脣龍脯堆粉綸。瑪瑙盤傾霞燦爛。珍珠紅滴香氤氳。紛紛仙樂奏新聲。君王歡笑側耳聽。共道昇平難際會。冰輪莫負今宵明。昭儀妙句矜無比。學士清詞雜宮徵。脂香粉膩惹朝衫。巧笑低吟喜嬌美。通宵褻狎兩不嫌。但稱麗句諧穠纖。聲嬌語脆醉人魄。音入肺腑如膠粘。譜得新聲中音律。後庭玉樹真奇絕。鶯喉慢轉神欲飛。蕩志驚魂意歡悅。朝歌暮樂無已時。君臣放浪。

疑狂癡。只知裙底情。無限那惜眉。頭火莫支。一朝兵馬鄰。封起百萬旌。旗煥羅綺交章。告急如不聞。猶說妖嬈貴妃美。陳情袁憲拚白頭。痛哭欲解危城憂。邪臣妄議恃天險。長江萬里輕戈矛。君臣大笑仍歡樂。飲酒徵歌相戲謔。不知天上下。將軍御座孤。身無倚著。袁憲忠言總不知。臨危猶是戀宮妃。三人入井計何拙。千古胭脂辱并噴。王氣金陵且消歇。晉王好色心偏熱。誰知宮裏貌如花。化作營中劍。銖血荒淫破國憶。陳隋瞬息興亡致。足悲虎踞龍蟠佳麗地。年年惟見鷓鴣飛。

沉鬱頓挫往復流連
氣骨魄力直逼唐人

先是武帝受禪之後。夢有神人自天而下。手執玉策金字。北面授帝曰。陳氏五帝三十二年。屈指興亡。適符其數。歷敘遺事補又後主在東宮時。有鳥一足。集於殿庭。以嘴畫地成文曰。

獨足上高臺。盛草變成灰。欲知我家處。朱門當水開。

後有解之者曰。獨足指後主亡國時。獨行無衆。盛草言荒穢之狀。隋承火運。草

遇火。則變爲灰矣。及後主至長安。同其家屬。館於都水臺。門適臨水。故始句言上高臺。結言當水開也。其言皆驗。却說後主至京。朝見隋帝。帝赦其罪。給賜甚厚。數得引見。班同三品。每預宴。恐致傷心。爲不奏吳音。後監守者奏言。叔寶云。旣無秩位。每預朝集。願得一官號。其愚較之此間樂不思蜀尤甚帝曰。叔寶全無心肝。監者又言。叔寶常醉。罕有醒時。帝問飲酒幾何。對曰。與其子弟日飲一石。帝大驚。使節其飲。旣而曰。任其性可耳。若節其酒。教他何以過日。又詔陳氏子弟在京城者。分置邊郡。給田業。使爲生。歲時賜衣服以安全之。其降臣江總。袁憲。蕭摩訶。任忠。俱拜儀同三司。帝嘉袁憲雅操。下詔以爲江東稱首。謂羣臣曰。平陳之初。我悔不殺任變奴。受人榮祿。兼當重寄。不能橫尸殉國。乃云無所用力。與宏演納肝。何其遠乎。又晉王之戮陳五佞也。未知孔範。王瑳。王儀。沈攸之。罪。故得免。及至長安。事並露。帝乃暴其罪惡。投之邊裔。以謝吳越之人。見周羅睺。慰諭之。許以富貴。羅睺垂泣對曰。臣荷陳氏厚遇。本朝淪亡。無節可紀。得免於死。陛下之

賜也。何富貴之敢望。賀若弼謂羅睺曰。聞公郢漢起兵。卽知揚州可得。王師利涉。果如所料。羅睺曰。若得與公周旋。勝負亦未可定也。頃之拜儀同三司。睺有神將羊翽。早降於隋。伐陳之役。爲隋鄉導。位至上開府儀同。班在睺上。韓擒虎於朝堂戲睺曰。不知機變。乃立在羊翽之下。毋乃愧乎。睺曰。僕在江南。久承令問。謂公天下節士。今日所言。殊乖所望。擒虎有愧色。羅睺之言却是正論。擒虎焉得不愧。先是常侍韋鼎聘於周。遇帝而異之。謂帝曰。公當大貴。貴則天下一家。歲一周天。老夫當委質於公。帝謙謝不敢當。及至德之日。鼎在江南。盡賣其田宅。或問其故。鼎曰。江東王氣。盡於此矣。吾異日當歸葬長安耳。至是陳平。帝召鼎爲上儀同三司。叔寶嘗從帝登邛山侍飲。賦詩曰。

日月光天德。

山河壯帝居。

太平無以報。

願上東封書。

因表請封禪。叔寶亦會奉承人。想從孔範輩學來。帝優詔答之。他日復侍宴。及出。帝目之曰。此敗豈不由酒。以作詩之功。何如思安時事。朕聞賀若弼度京口。其下密啓告急。叔

寶飲酒不省。高頴至日。猶見啓在枕下。尙未開封。此誠可笑。蓋天亡之也。叔寶卒於仁壽四年之十一月。時年五十二。贈長城縣公。蓋自南北分裂。晉元帝建都金陵。號曰東晉。傳十一主。共一百零四年。劉宋受禪。凡八主。共六十年。蕭齊代興。凡七主。共二十四年。梁武繼統。凡四主。共五十六年。陳氏代梁。凡五主。共三十三年。統計南朝年代。共二百七十七年。金陵王氣始盡。隋家併而有之。天下遂成一統。云詩曰

渠大英雄作帝王。

威加海內氣飛揚。

三秦纔覩衣冠舊。

何太匆匆歸建康。

右南宋

一木難支大廈傾。

愍孫血染石頭城。

褚王並是。天家戚。

舅氏江山。付道成。

右南齊

保有江東四十秋。
只緣梁祚應當盡。

疆圉無恙若金甌。
天使昭明不白頭。

右南梁

當代人豪數霸先。
後庭一曲風流甚。

文宣繼統亦稱賢。
斷送東南半壁天。

右南陳

陳後主不理國政。惟以風流爲事。諸臣正直者少。諂佞者多。所以綱紀敗壞。不可收拾。及敵兵壓境。不聽袁憲忠言。尙悅佞人獻諛。不亡何待。乃至與張孔同入於井。可羞之甚。其得保首領以沒。幸矣。皇后太子。尙能不失大體。可敬可敬。袁憲雖亦降隋。乃忠於陳。竭盡心力。至不得已而降之。亦可原矣。結處統括全部。分畫年代。條理井然。不似時手做到後來。全無收煞。只圖一以爲者可比。此作手之書。超邁流俗。有目者自能辨之。